

哈 夢 雷 特



哈
夢
雷
特

奧



本 足
集 作 傑 翁 茲

譯 平 周

行 印 高 善 明 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9927B

三三圖契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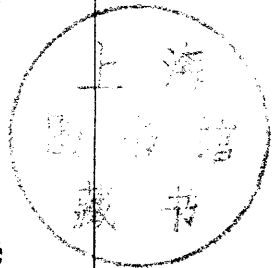
No. _____

青年圖書室

分類	523
日期	3/7/8
冊數	17
號碼	06121

Shakespeare 著
周莊萍 譯

哈
夢
雷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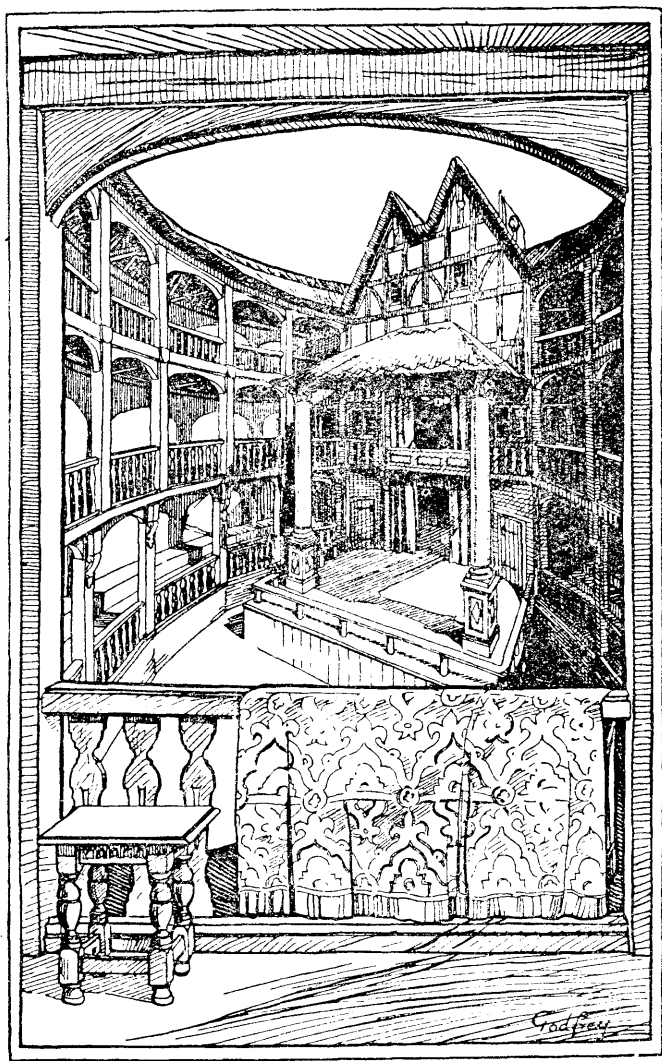
啓
明
書
局
印
行



封面圖解

哈夢雷特：我的命運在那裏叫喊，
使得我身上的每一根微細的血管都
變得像尼米亞的獅子的筋一樣的硬
。他還在叫我——朋友，不要拉着
我！（掙扎而出）皇天在上，誰要阻
止我，我要使他變爲鬼！我說：你
們走開！走罷，我跟你去。

——第一幕第四場（本書第二八頁）——



依利莎白演劇院內的景

關於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是所有伊麗莎白時代作家中的最偉大者，也是文藝復興期的三大作家之一。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較之中國的偉大詩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尤為重要，而且影響更大。他所遺留於世界文庫裏的寶藏，是任何作家所不能企及的。莎士比亞生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幼年時甚貧苦，十二歲至倫敦，初在劇場裏為演劇者，後乃為劇場修改古代戲曲，再後則自己製作劇本，供劇場的演出。他的一生，自壯年時起，差不多無一刻不與劇場相聯合，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費在戲曲上。他的著作劇本的時期，前後歷二十年，所作劇本凡三十七篇，可以分為喜劇、悲劇、歷史劇三類。喜劇以夏夜夢等為代表，悲劇以哈雷特、奧賽洛、馬克白等為代表，歷史劇以該撒、亨利第六等為代表。他死於一千六百十六年，他的劇本裏的人物極為複雜，有的是日常遇到的人，有的是歷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人間的英雄，有的超人間的神仙，而他寫來都各栩栩欲活，各個時代的生活，各種社會的裏面，也都極真

切的表現於讀者之前。很少作家寫作的範圍有他這樣廣漠而且複雜，他的作品裏所具有的是最飄逸的幻想，最靜美的仙境，最廣闊的滑稽，最深入的機警，最深摯的憐憫心，最強烈的熱情，以及最真切的哲學，他的喜劇使人嬉笑，他的悲劇使人感泣，他早期的作品多半是喜劇，中期多作歷史劇，晚年則多作悲劇。但他在悲劇之中，亦間雜有喜劇的分子，他覺得喜劇與悲劇在人生的生活裏是時時雜在一處的，淚與笑是有一個共同的根源而流於共同的溝渠中的。他在最後的七八年中，他的生活算是最快樂，他的心靈成熟了，他的熱情柔和了，希望的熱病已退去了，他已得到了永久的地位，他的使命已完成了。在最後的三年中，他差不多什麼劇都沒有寫。總讀他的作品最足以使我們感動的，是他的喜劇夏夜夢（*Midsommer Night's Dream*）及威尼司商人（*Merchant of Venice*）與他的悲劇羅米奧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哈夢雷特（*Hamlet*），奧塞洛（*Othello*），馬克白（*Macbeth*），該撒（*Julius Caesar*）及安東尼與克麗亞巴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等。

序

(一)

據一般莎翁學者考證的結果，哈夢雷特大約作於一六〇一年至一六〇二年之間。在一六〇二年的書業公會登記簿上，曾登記着哈夢雷特一劇，惟僅注明係張伯倫勳爵保護下之劇團所用的劇本，未記明作者之姓名。至一六〇三年，哈夢雷特出版，署有莎士比亞之名，由此可斷定哈夢雷特之創作，當在一六〇三年前——即至遲不能過一六〇二年。

(二)

一六〇三年出版的哈夢雷特，即所謂『第一版四開本』。到一六〇四年又印行了『第二版四開本』。後者的篇幅數量比前者多出一倍，且內容有許多改正與不同之處，第一版的內容，凌亂得很，描寫哈夢雷特的性格部分，非常粗陋不全，這兩種版本的優劣，是很顯然的。無疑的，第一版是莎士比亞的初稿，第二版是經過沙氏大大增加，潤色以後的定稿。

哈夢雷特在舞臺上是一齣很能使人感動的戲。許多人對於這劇的批評，是很不一致的。依我們看來，這劇的中心意識，在於指出政治之正義化與家庭之純潔化。在我們現在這個惡魔橫行，正義不彰的時代，這劇是很有其存在價值的。

在哈夢雷特的情節與描寫上，很有一些矛盾與缺陋的地方，如哈夢雷特之復仇，竟遲至四個月之遷延之後纔實行，便是使人最難解釋的一個問題。據科律在他的莎士比亞講演札記裏面的解釋：「哈夢雷特是勇敢不怕死的；但他因為多感而躊躇，因多慮而延遲，因決心的果斷而消失了行動的力量。」這種解釋，無非以為哈夢雷特是一個思想特別發達的人，所以行動非常遲緩。但這種解釋，並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人們對於復仇這件事，總不該那樣躊躇顧慮的呢。

比較能使人滿意的是，柏拉德教授 (A. C. Bradley) 的解釋。他在莎士比亞的悲劇裏，採取一種心理的觀點，以為哈夢雷特是一個患有憂鬱症的人，對於人生及人生的一切均抱着悲觀憎惡的態度，所以什麼都不能迅速敏捷地去處理。

(四)

譯文除根據英文原本外，尚參考坪內逍遙之日文譯本，浦口文治之日文「新譯」本，

及柴門霍夫之世界語譯本。兩種日文譯本，在文字方面各有短長，後者於原文晦澁難解之處，另有詳盡考據，給與譯者不少幫助。至世界語譯本，因係世界語創始者柴門霍夫博士（Dro Zamenhof）所譯，幾乎全部爲一種押韻的排偶體（Rima duvarajo），文字簡練，聲調鏗鏘，使譯者在修辭上獲得許多啓示。

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爲無韻詩，小部分爲散文，譯者均譯爲散文，其中最小部分爲押韻的排偶體，則譯爲白話韻語。至於原文節奏聲調之美，以譯者力有未逮，不能一一傳達，只好請讀者諒之。

原文難解之處，均施註解，以助讀者之了解。

劇中人物

克魯底阿斯——丹麥王，

哈夢雷特——故王之子，今王之姪。

普婁紐斯——侍從長

何勒修——哈夢雷特之友。

內阿蒂斯——普婁紐斯之子。

浮爾蒂曼德

訶內里烏斯

羅岑克蘭茲

吉爾丹斯坦

沃斯利克

一紳士

一僧侶

朝臣

馬瑟拉斯

百納爾多

軍官，

佛蘭西斯柯——衛兵，

雷納爾多——普婁紐斯之僕，

演員數名

掘墓的小丑兩名

浮廷布拉斯——挪威王子，

一隊長，

英國使節數人，

葛特魯德——丹麥王后，哈夢雷特之母。

奧菲麗亞——普婁紐斯之女兒，

貴族，貴婦，軍官，兵士，水手，使者及其他侍從等。

哈夢雷特之父親的陰魂，

地點

丹麥

謝誌此特存與君榮德承書本

——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

哈 夢 雷 特

第一幕

第一場：

哀爾西諾爾。

宮城前面的高台。

佛蘭西斯柯在那兒站崗。

百納爾多登場向他走來。

百 那兒是誰？

佛 嚇！ 回答我！ 站住！ 口令！

百 國王萬歲！

佛 百納爾多麼？

百 正是他。

佛 你來得剛合時候。

百 剛敲十二點鐘；你回去睡罷，佛蘭西斯柯。

佛 謝謝你來換班；這兒冷得很，我心裏怪難受的。

百 你站崗的時候還安靜麼？

佛 連一隻耗子也沒有見到。

百 好呀，再見罷！你要是見到了我那同班的伙計何勒修和馬瑟拉斯，叫他們馬上來。

佛 好像是他們來了，——站住！喂！那兒是誰？

——何勒修與馬瑟拉斯登場——

何 本國的朋友。

馬 丹麥王的忠僕。

佛 祝你們晚安！

馬 啊，再會罷！忠實的軍人，誰換了你的班？

佛 百納爾多接了我的班。祝你們晚安。（退場）

馬 喂，百納爾多！

百 喂，——怎麼，是何勒修在那兒麼？

何 有點兒像他。（註一）

百 歡迎，何勒修；歡迎，馬瑟拉斯。

馬 怎麼哪那個傢伙今天晚上又出現了麼

百 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馬 何勒修說，那不過是我們的一種幻想。那個怪東西我們一連看見兩次了，可是他不肯信。所以我邀他來今晚上同我們一分一秒也不放鬆地來守一個通晚看。要是那怪東西再出現了，他可以證明我們的眼睛沒有錯，並且可以和那傢伙談談話。

何 嗤！嗤！那是不會出現的。

百 你坐一會兒罷；讓我們把我們這兩晚所看見的故事再講一次給你聽，雖是你不相信。

何 那末，我們坐下，聽百納爾多談談這件事。

百 就是昨晚的事，當那北斗西邊的那顆星正在照耀着現在發亮的天邊的時候，剛打一點鐘，馬瑟拉斯和我——

——陰魂登場——

馬 不要作聲！你看呀！那東西又從那兒出來了。

百 和死去的國王一個樣子呢。

馬 你是一個讀書人，你和它談談罷何勒修。

百 那樣子不是完全像國王麼你仔細看看何勒修。

何 像極了這真叫我又害怕又奇怪。

百 它好像等着人家和他談話呢！

馬 你問問看呀！何勒修。

何 你是什麼東西，穿着丹麥先王會穿過的威武堂皇的軍裝，敢在這個晚上出現？我命令你說！

馬 它發氣了。

百 你看，它大踏步地走了。

何 停住！你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魂退場)

馬 它走了。它不想回答你的話。

百 現在怎樣？何勒修！你發抖了，面孔都蒼白起來了；這難道還是幻想麼？你覺得怎麼樣？

何 憑天說話，我要是沒有親眼看見，我是不會相信有這回事的。

馬 是不是很像先王？

何 正和你很像你自己一樣。那一身盔甲正是和先王與野心的挪威王決鬪時所穿過的

第 4 號 72411
547 175
登記號 1849

特 雷 夢 陸

一樣，那一副怒容正是和先王在議和的時候發了氣，把波蘭戰斧「註二」投擊在冰上時一個樣子。真是怪事啦！

馬 這樣已經有兩次了，並且都在這種死寂無聲的時候，耀武揚威地從我們這警戒線的側面走過去。

何 我不知道這事情要怎樣特別解釋才對，可是據大體看來，這一定是我們國家的一種不好的前兆。

馬 那末，好，請坐下！誰要是知道，就請誰告訴我：爲什麼近來要全國人民每晚這樣嚴重緊張地警戒着；爲什麼每天要那樣鑄造銅砲，並且還從外國購買軍火；爲什麼強徵那些造船工人，禮拜天也不休息地工作着；像這樣晝夜不停的準備，到底爲着有什麼一件大事就要到來！誰能告訴我呢！

何 我能告訴你；至少人家都是這樣傳說。你們知道，剛才還顯示聖像的先王，曾和好勝的挪威王浮廷布拉斯決鬪，我們英勇的哈夢雷特王——在我們這個既知的半邊世界，那個不欽仰他的威名——當下便把浮廷布拉斯殺死了；事前他會依照戰時公法訂立了一紙契約：願把所有的領土和自己的性命都讓給勝利者，我們先王也把自己的

領土打下賭來，如果浮廷布拉斯勝利了，那領土就讓他去承受。那末結果根據這契約的條款，他的領土都輸給哈雷特了。現在呢，先王們，浮廷布拉斯的兒子血氣正盛，在挪威的邊疆各處嘯集了一羣無賴的亡命之徒，供給他們糧食，鼓動他們妄作妄為，他的計劃——這是我們朝廷已知道的。——無非是想藉武力和威脅的條款，把剛才說過的他父親所失掉的土地，從我們手裏恢復過去。依我看來，這就是我們現在積極準備的動機，我們這樣嚴重警戒的根源，全國上下這樣匆忙紛擾的主要原因了。

百 我想正是這個緣故，那個不祥的怪物，全副武裝，穿過了我們的警戒線，那樣子和惹起了幾次戰爭的先王一模一樣，這點就不無原因可尋了。

何 這真是惱人心眼的一粒微塵。當羅馬的全盛時代，在偉大的凱撒死亡之前不久，裹着殮衣的死屍從墓穴裏跑出來，在羅馬街上亂叫亂嚷着；星辰帶了火焰的尾巴，露珠變成了血點，太陽中也生出了黑點，就是支配着海水的月亮也變得殘缺無光，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一樣。如今天地也許正是同樣地向我們國人昭示着，預告我們災禍將到，有如一種命運的先驅和事變的序幕。

小聲些！看呀，啫！牠又從那兒來了！我不怕牠魔住我，我要去攔住牠。——站住。你這幻影！

你若能做聲，或者能說話，你對我說罷！你要是有什麼事要我給你做，那使得你能夠安心，而在我也算一樁功德的話，你也說罷；你若知道你的國家有什麼因預知而能避免的不幸的事啊！你說！或者是你生前勒索的不義之財埋在地下，你捨不得牠，所以如世人的傳說，你死後還要常常出來徬徨，——〔雞叫〕你說罷；站住，你說攔住牠，馬瑟拉斯。

馬 我可以用戟去打牠麼？

何 打罷，要是牠不站住。

百 牠在這裏！

何 牠在這裏！

馬 牠走了。（陰魂退場）

牠是那樣威嚴堂堂的樣子，我們以暴力對付牠，這實在是錯了。牠像空氣一樣，是傷不着的，我們亂打一陣，更成惡作劇了。

百 牠正要說話，可是恰巧雞又叫了。

何 那時候牠那慌慌張張的樣子，就好像囚犯奉到可怕的召喚一樣。我聽說過，雞是報曉

的喇叭，牠那嘹亮尖銳的喉音，可以喚醒白晝的神；無論是在海中的也好，火中的也好，土中的也好，空中的也好，一切放浪的遊魂，一聽到牠的警告，都要拚命地奔回老巢；剛纔的情形，便證明了這話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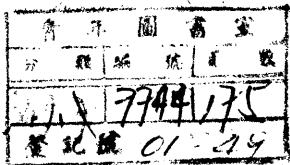
馬 雞一叫牠便消失了。又有些人說，每逢慶祝救主誕辰的時候，雞是通晚叫個不休的，所以他們說，那時候便沒有鬼敢出來，每晚都是平安無事，流星也不降災禍，妖靈也不害人，巫覡也失去了施展符咒的能力，那真是尊嚴神聖的時節啊！

何 我也這樣聽說過，並且也有幾分相信。可是，你們看，那個披着紅袍的朝日，踏着那東方高岡上的露珠走過來了。我們可以散班了罷；依我說，我們可把今晚看見的事去報告少年哈夢雷特；因為我敢說，這個幽靈對我們雖沒有話說，對他或者要說話呢。爲了我們的情誼和職責，我們都應該去告訴他，你們贊成麼？

馬 就這樣做罷，我請求你。並且我知道今天早晨到什麼地方去找他最便當。（全體退

場）

第二場：城配一大客廳。



——
奏樂。王后，哈夢雷特，普婁紐斯，內阿蒂斯，浮爾蒂曼德。

訶內里烏斯，貴族們，及侍從等登場。——

王

雖然我的親兄哈夢雷特王的崩駕，記憶還很新鮮，我應該深為哀悼，全國的人也應該愁眉深鎖，但是，公務與私情衝突，我只好勉強節哀，一面以賢明的悲哀追念亡兄，一面卻不好忘卻珍重我的自身。所以我把我從前的嫂子，現在的王后，這承繼王位的孀婦，要做妻子，這在我真不是一種完全的歡樂，一隻眼睛含着笑，一隻眼睛含着淚，像是喪禮中享受歡樂，結婚宴上奏着悼歌，把悲喜兩樣東西在天秤上等分地秤着，實在難分輕重。關於這件事我也不會拒絕你們的賢明的進言，我是非常感謝你們的。現在我要說的是，如你們大家所知道的，即小浮廷布拉斯藐視我的威嚴，以為我的親兄暴亡了，我的國家必陷於四分五裂，他仗着這種夢想的優勢，屢次派遣使節來煩擾，想叫我把當初他父親依據法律的約束輸給我英勇的亡兄的領土交還他。他的事也不必再多講了，現在要講一講我自己的事，今天把諸位召集來只為了一件事：現在我寫好了一封給挪威國王的信，他是小浮廷布拉斯的叔父，他孱弱臥病在床，大概不知道他姪兒

的計劃，我要請他阻止他姪兒再有騷擾。因為他姪兒所徵的稅所招的兵，差不多全是出自他的臣民的；現在我派你，訶內里烏斯，還有你，浮爾蒂曼德，做這次給老挪威王送信的使者，但是這個文書範圍以外的事，卻不許你們擅自和他交涉。那末再見罷，這件事你們務必火速辦理。

陛下吩咐，自當盡忠。

王 浮訶
我相信你們的忠誠；祝你們珍重！

(訶內里烏斯及浮爾蒂曼德退場)

現在，內阿蒂斯，你可有什麼事嗎？你會對我說過你有什麼請求，是什麼事呢？內阿蒂斯？有道理的話，你儘管對丹麥王說好了，你決不致於白說的；你請求什麼？內阿蒂斯，你若不要求，叫我什麼給你呢？頭和心的親近，手和口的相助，都不會比丹麥王和你父親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你要求什麼？內阿蒂斯？

內 陛下，我請求准我回到法國去；陛下即位大典，我專誠由法國回到丹麥來參加，藉以表示做臣子的職分，但是現在臣職已盡，所以又想回到法國去，請求陛下恩准。

王 你得到了你父親的允許麼？——普婁紐斯，你的意思怎樣？

普 我本來也不想叫他去，無奈他三番兩次地苦求，終於使得我只好答應了他；我請求陛下，准他去罷。

王 你擇個吉日動身罷，內阿蒂斯；時間是你的，你自由地好好使用罷。——現在，我的姪兒哈夢雷特，也是我的兒子，——

哈 (傍白)比族人是親些，可是還算不得是親骨肉。

王 怎麼，你的臉上還是罩着一層愁雲？

哈 不是的，陛下；我曬得太陽太多了。

后 哈夢雷特好孩子啊，快拋去你那夜沉沉的臉色，對丹麥王表示和氣一點罷，不要老是垂着眼皮在塵土裏面去尋你那高貴的父親。你要知道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凡屬生物都要死亡的，即通過自然界而向永劫裏去。

哈 是，母親，那是很普通的。

后 既然這樣，那末爲什麼你對於這件事又覺得好像很有點特別呢？

哈 好像母親，不，簡直是很特別的，我不知道什麼是好像，好母親。真正能夠表示我的悲哀的，不僅是我這一身墨色的外套，也不僅照例的一套深黑色的喪服，也不僅用力的長

王

聲嘆息，不是，也不僅眼裏不斷的流淚，也不僅臉上沮喪的樣子，以及一切悲哀的表示；這些纔真是「好像」，因為這是人人都可以假扮出來的舉動；但是我的心裏有表示不出的悲哀；那些，不過是這悲哀的裝飾和外表罷了。

哈夢雷特，你對你父親這樣盡心守孝，可見你的天性篤厚，很可稱道；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親也曾死過一個父親，那死去了的父親又曾死過他的父親；做後人的在相當時期內居喪守禮，自是人子應盡的孝道；但是一味任性的悲傷，那便是拘泥了；那豈是男子漢的悲哀；這只是表示着他的意志有背天意，內心不堅定，沒有忍耐，且表示着他的理解力的簡單而愚昧；因為我們既然知道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並且是和我們五官所接觸的事物一樣平凡不過的，我們又何必偏偏要老把牠放在心上呢？這對於天對於死者，對於自然都是罪過，就是對於理性，也是講不過去的。因為父親的死是從來最普通的一件事，自第一個屍骸以至今日的死者，都是「無可如何」的。我勸你把你那無益的悲哀拋到地下去，還是認我做你的父親罷。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王位最嫡近的繼承者，並且我對你的摯愛，決不下於慈父對於他的親兒子。你想要回到威吞堡學校去，這可和我的希望相反；我願你，我願留你在此地，使我眼前歡娛，做我

的主要朝臣，親姪兒，親兒子。

后 哈夢雷特，你莫叫你母親空祈禱了一場；我希望你，和我一塊兒住，不要上威吞堡去了。

哈 母親，我儘量服從你的意思罷。

王 唉，這纔是親愛，明朗的答覆。和我一塊兒住在丹麥罷！——夫人，來！哈夢雷特這種溫順

自發的遵從，使我的心裏非常歡喜；所以丹麥王今天要痛飲一場，並且還得燃放大砲，昭告雲霄，上天知道了，一定也要響應地上的雷聲，爲國王歡呼慶祝哩。——走罷。

(除哈夢雷特外全體退場)

哈 啊！我願這太堅固的肉體溶消分解而成露水！我願上天不會訂那條法規禁止自殺！上

帝呀！上帝呀！這世上的一切事情，在我看來，不知怎的這樣厭倦，陳腐，平凡，無益！一切卑鄙！卑鄙！這世界簡直是一座蔓草未除的花園，到處是荆棘叢生；污穢下賤的東西，滿目都是。誰想到弄到這步田地！死後纔兩個月！還沒有兩個月！那樣一個賢明的國王；比起現在這個，真像太陽神和羊精之比。他是那樣愛我的母親，甚至不准天風太重地吹了她的臉。天啊！地啊！我一定要回想嗎？她當初時時要扯着他，好像食物越放在眼前，食慾便越增進似的；可是，在一個月之內，——我還是不要想這件事罷，——脆弱，你的

名字就是女人——還不過一個月！她送我父親的遺骸歸葬的時候，像是尼阿璧〔註三〕一樣哭得滿身是淚，她那時穿的鞋子，現在還沒有舊——爲什麼她，她竟至於——啊！上帝呀！就是缺乏理性的獸類，恐怕也要悲傷得久些——她竟嫁給了我的叔父，他是我父親的親兄弟，但是和我父親並不相像，好比我之不和赫丘里斯〔註四〕相像一樣。纔一個月之內？頂虛僞的眼淚還沒有從她那紅腫的眼睛裏消失的時候，她竟再嫁了。啊，好姦邪的速度，好敏捷地跑到了那亂姦的臥床！這不是好事，其結果一定還要不好——但是我的心要碎了，因爲我不能不守沉默！

——何勒修馬瑟拉斯與百納爾多登場——

何 殿下好！

哈 我看着我這樣健康，我真高興；你是何勒修罷，我是太健忘了。

何 正是，殿下，而且永遠是你的忠僕。

哈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你換個稱呼罷；你爲什麼事離開了威吞堡，何勒修？——那位是

馬瑟拉斯？

馬 是，殿下——

哈 我很高興見到你。——（對百納爾多）老哥，晚安。——你真的爲什麼要離開威吞堡呢？

何勒修？

何 無非想偷懶罷了，殿下。

哈 你的敵人這樣說，我都不會聽他的，你自己說你自己的壞話，我更不會相信了，我知道你決不是偷懶的人。但是你到哀爾西諾爾來有什麼事呢？在你動身之前我們要教你痛飲一場。

何 殿下，我是來參加你父親的葬禮的。

哈 我請你不要笑我罷，好同學；我想你是來參觀我母親的婚禮的。

何 的確是的，殿下，這事情接聯得很緊。

哈 節省得很，節省得很，何勒修！正好把喪事上用的燒烤肉冷冷地搬到結婚筵席上來。我寧願在天上會見我的極惡的仇人，不願看那天的那種情形，何勒修！我的父親呀！——

我覺得我還看見我的父親一樣。

何 哦，在什麼地方看見的，殿下？

哈 在我的心眼中，何勒修。

何 我見過他一次；他是賢明的君主。

哈 從各方面看來，他是一個最偉大的人，我再也找不出和他同樣的人來。

何 殿下，我覺得昨天晚上看見了他。

哈 看見誰？

何 殿下，你的父王。

哈 我的父王？

何 請你暫且不要驚慌，用心聽一聽我來講這件怪事，他們這幾位就是見證。

哈 體念上帝的慈愛，請你講給我聽罷。

何 這兩位，馬瑟拉斯和百納爾多，接連兩晚在深更半夜守衛的時候便遇着這件怪事。有

一個鬼影，像你的父親，從頭至腳全身武裝，在他們面前出現，威嚴地慢慢地在他們身旁走過；在他們那嚇昏了的眼簾前一連逡巡了三次，相距不過一鞭之遠；他們那時嚇得幾乎像一塊凍膠一樣，啞口無言地站着，不敢向他說話。他們在恐慌中偷偷地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第三晚我便同他們一塊兒去守衛，果然那鬼怪又出現了，那時間，那形狀和他們說的一點兒也不差。我見過你的父親；和這兩隻手似的，一摸一樣。

哈 這是在什麼地方？

馬 殿下，就是在我們守衛的那高台上。

哈 你沒有對他說話嗎？

何 殿下，我對他說了話，但是他沒有回答我；有一次他抬起了頭，有所動作，像是要說話；恰巧晨雞高叫，他馬上躲開，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哈 這真是怪事。

何 殿下，這事千真萬確；我們覺得我們在責任上有告訴你的必要。

哈 對的，對的，諸位，可是這事情使我很擔心。今天晚上你們還守衛麼？

馬 我們守衛的，殿下。

哈 穿着軍服，你們說的？

馬 穿着軍服，殿下。

哈 從頭至腳嗎？

馬 從頭至腳，殿下。

哈 那麼你們便看不見他的臉了。

何 啊，看見的，殿下他的軍帽的前面是揭開的。

哈 怎麼，他是皺着眉頭的樣子嗎？

何 他那樣子與其說是發怒，毋寧說是發愁。

哈 臉色是蒼白的呢還是紅的呢？

何 不紅，很蒼白的。

哈 他瞪着眼睛看你了麼？

何 釘着眼睛沒動。

哈 我要是在場就好了。

何 那你一定驚訝得了不得。

哈 也許，也許。他停留得久嗎？

何 用相當的速度可以數到一百的時候那樣長久。

百馬 還要久一點，還要久一點。

何 我看見的那次，祇有那樣久。

哈 他的鬚鬚是灰白色的——不是？

何 和我在他生前所見過的一樣，是黑裏雜着些銀白色。

哈 今晚我決定去守望，他也許又會出現。

何 我敢擔保他一定會出現。

哈 假若他是我的高貴的父親的樣子，那怕就是地獄怒吼着不許我開口，我也要和他說說話。我請求你們諸位，如果你們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別人，那末請你們仍舊不要洩露；就是今晚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們也只需心裏理會，不可說出口來；你們的厚愛，我一定要報答的。那末，再見罷；今晚十一點鐘至十二點鐘之間，我到高台來會你們全體。這是我們對殿下應盡的責任。

哈 那是你們的友愛，好比我對你們的友愛一樣；再會！

（除哈夢雷特外，全體退場）

我的父親的靈魂穿着武裝！一切都不吉利；我疑心這裏面一定有什麼醜惡的行爲；夜晚快一點來罷！我的心靈啊，你暫時安靜地候着那時候到來；醜惡的事情，雖然用大地遮壓，終於會要在世人眼前顯露的。

（退場）

第三場：
普婁紐斯家中一室。

——內阿蒂斯與奧菲麗亞登場——

內 我的行李都搬上船了；再會罷！妹妹，有順風，有便船的時候，請不要貪睡，給我多多寫信來。

奧 你對那事還疑心嗎？

內 至於哈夢雷特和他那種恩寵，祇能當作一時的高興，逢場作戲，就好像早春時節的一朶紫羅蘭，開得雖早，可是不能長，氣味雖香，可是不能經久，色香只可供一刹那的玩賞；別的就沒有什麼了。

奧 真的再沒有別的吗？

內 你不妨作這樣想；因為一切能生長的東西，不僅專長筋肉和體重，在軀體生長的時候，其心靈的內在作用也隨之增大。他現在也許是真愛你；他現在的心地是純潔的，沒有沾染着污穢和虛偽；但是，你得顧慮到，他的身分是很重的，他的意志不能由他自主；因為他自己不能擺脫他的身分；他不能像平民一樣的能自由選擇，因為他的選擇，關係

全國的安危，所以他的選擇，不能不受他所統治的臣民的輿論的限制。所以他若說是愛你，你只可以相信他在身分所許可的範圍以內能夠實踐的話；因為他的行事是不能違反丹麥民意的。所以你要衡量一下你的名譽將受多麼大的損失，假如你輕易聽信他的甜言蜜語，或者爲他胡纏不過，失了你的心，甚至開放了你的貞潔的寶藏。你要警戒，奧菲麗亞，你要警戒，我親愛的妹妹，你要躲在你的情熱的後方，免得受情慾的攻擊與危險。那怕一個頂貞淑的姑娘，若是讓明月窺了她的美麗，便算是沒有規矩了；就是美德的化身，也逃不了誹謗的打擊；陽春的寵兒在含苞未放的時候，便被毛蟲所侵蝕，也是常事，人在朝露未乾的青春時期，也最易感受傳染的惡疾。所以你要警戒，在提防當中纔有安全之道；不羈的青春，即使沒有人誘惑，也容易對自己叛變的。

與
我要把這番教訓永遠保存當作我心靈的呵護。可是，我的好哥哥，你可不要像那缺德的牧師一樣，指示我一條上天堂的峻險的荆棘的道路，而他自己卻像一個輕狂放蕩的荒唐少年，走着一條流連荒亡的薔薇之路，不顧他自己對人說了些什麼話。
內
啊，你不必替我擔心罷。我耽擱太久了；我的父親來了。

——普婁紐斯登場——

兩次的祝福，便是兩倍的恩惠。看這情形，我是又要做第二次的告別了。

普 你還在這裏，內阿蒂斯，上船罷，上船罷，豈有此理！風在船帆的肩上坐着，就等你了。對了；我祝你平安！我還有幾句教誡你的話，你要切記。（手撫內阿蒂斯的頭）你有什麼思想不要說出口來，不合規律的思想，切不可見諸實行。對朋友要和氣，不可狎邪。經過試驗的益友，你要用鋼箍把他箍緊在你的靈魂上；對於那些初出茅廬的人不必一一握手，以致把手掌皮弄粗了。注意不要和人爭吵；但是既已爭吵，便要吵下去，教對方知道你的厲害。無論誰的話你都可以傾耳而聽，但是你自己不可多開口；接受人人的意見，但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斷。錢包裏有錢的時候，衣服便可穿得講究一點，但不要過於時髦；闊綽可以，但不要過於俗豔；因為衣服常能表現人格，這在法蘭西的上流社會是再講究沒有的了。不要向人家借錢，也不要借錢給人家；因為借錢給人家，常常失掉了本錢，還要失掉朋友。而向人借錢，常常是要挫鈍儉德的鋒芒的。最後還有一句頂緊要的話：就是對自己要忠實，這樣纔必然地如夜之繼日一樣不致欺人了。再會罷；我的祝福可使這些話深刻印在你的心上！

內 父親，我就此告辭了。

普 時間就要到了；你去罷，你的聽差的在等着你呢。

內 再會，奧菲麗亞，我方纔對你說的話，你要好好記住。

奧 已經鎖在我的記憶裏了，你自己收管着那鎖匙罷。

內 再會！

普 是什麼事，奧菲麗亞，你哥哥對你說的？

奧 關於哈夢雷殿下事情。

普 哈哈，真想得對。人家告訴我，說他最近常常找你密會，你自己也常隨便地接受他的話。

如果這事是真的——因為有人這樣告訴我要我注意——我告訴你罷，你自己全然

不了解你自己的身分，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女兒，且是一個體面的小姐，你倆中間有些

什麼關係呢？你老實說給我聽。

奧 他，父親，他近來對我立下了許多鍾愛我的盟約。

普 鍾愛！你說話真好像一個幼稚的女孩子，還沒有經歷過這種危險的境遇。你相信他

那種盟約嗎？

奧 我對這事不知道要如何想法纔是。

普 哈哈，我告訴你罷：你要知道你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你把那種盟約當作了可以兌現的支票，你還是自重一點罷。不然——我也不要多費話——你會要使我變成一個大傻瓜。

奧 父親，他對我懇求愛的時候，總是很莊重的樣子。

普 叭很莊重！你倒說得好聽！算了罷，算了罷。

奧 並且，父親，他還發下了幾乎所有的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普 叭。那正是捉竹鷄的網。我知道，人當熱血沸騰的時候，人的心是怎樣地縱着舌頭來海誓山盟；女兒啊，這種情焰，總是光多熱少，也許就在海誓山盟的時候，就要熱退光消，你決不可把牠認作是真火。從今以後，你要少拋頭露面，不要輕易和人接談，要把會談的價格抬得比議和談判還要高。至於哈夢雷特殿下，你不可太輕信他，因為他年紀輕，並且他自由馳驟的範圍也比你來得大；老實一句話，奧菲麗亞，你莫信他的誓約，因為誓約好比是一個捐客，他的本色，並不像他那服裝的外表一樣，他的堂皇冠冕的談吐，只是爲着誘惑的便利而已。

總而言之，從今以後，我不願你浪費一刻的光陰去和哈夢雷特殿下談話，我吩咐你，你

好生留神；你去罷。

奧 父親，我聽你的話就是了。

(退場)

第四場：高台

——哈夢雷特何勒修與馬瑟拉斯登場。——

哈 這空氣像刀子樣刺人；好冷啊！

何 這風簡直刺着皮膚痛呢。

哈 現在幾點鐘了？

何 我想還不到十二點鐘罷。

馬 不，已經打過了。

何 真的？我沒有聽見；那末快要到陰靈照例出現的時候了。

(內面嗽叭大砲之聲大作)

這是什麼意思，殿下？

哈 國王正在作長夜之飲，舉杯慶祝，瘋狂跳舞，當他每喝一杯萊茵美酒的時候，銅鼓喇叭就像雷鳴一樣，頌揚他乾杯的豪舉。

何 這是這地方的風俗嗎？

哈 可不是麼；我雖說是生長在這裏，已經看慣了這種情形，但是這種風俗，我以為還是革除了他比遵守牠還體面些。這樣昏頭昏腦酗酒作樂，使得我們丹麥人不知道受了東西各國人多少譏笑指責；他們罵我們做醉鬼，把我們比作豬來傷害我們的名譽；我們丹麥人的功業雖是豐偉，但是爲着這種惡習，簡直把名譽的精髓都失掉了。譬如個人，也常常是這樣的，由於某種性格的缺憾，卽生性不好——性格既是生成的，當然不能算是他本人的罪——常衝破理性的藩籬，或者是由於某種太不合時宜的乖僻習慣，都能使得他的性情有點什麼缺憾；這樣的人，身上帶了一種缺憾的標記，這缺憾也許是天生的，或是命中註定的，那末他的德行無論是怎樣神聖般的純潔，無論是怎樣窮極人力的優美，但在一般批評起來，仍是要受某一項缺憾的連累；一點點的疵瑕，每每使全部的美質消失而受到污名。

何 殿下，看他來了！

哈 天使啊！守護我們！我不管你是救護的神明，還是被懲的魔鬼，不管你帶着天堂的氣息，還是地獄的妖氛，也不管你的來意是善是惡，你既以這一副可疑的樣子來到這兒，我要對你說幾句話：我叫你做哈夢雷特，父王丹麥王啊，你回答我，不要叫我在暗中悶得要漲裂；告訴我爲什麼你的遵禮成殮的聖體，要掙破了壽衣；爲什麼我們看着你安安穩穩葬進去的墳墓，會張開他那大理石的大嘴，又把你吐了出來。這是什麼意思，你，屍骸喲，披着全身甲冑，重來在這月色朦朧之下，使得這夜色淒涼可怕，使得我們這一羣天性愚笨的人，被那種人智所不能了解的事嚇得心驚膽戰呢？說罷，這是爲什麼？爲什麼原故？你要我們怎麼做？

(陰魂向哈夢雷特招手)

何 他招手要你跟他去，像是有什麼話要單對你說。

馬 看他多麼客氣的樣子，招你到遠一點的地方去；但你不要跟他去。

何 不要去，決不要去。

哈 他不說話；我還是跟他去罷。

何 不要去，殿下。

哈 怎麼，有什麼可怕的？我並不把我的性命看得像一根針那樣值錢；至於我的靈魂，是和他一樣不滅的，他對我加害什麼呢？他又在招我去；我要跟他去。

何 殿下，萬一牠把你引誘到海邊去，或是下臨大海的懸崖絕頂，到那時變出一個別的猙獰的形狀，嚇得你失去了理性，發起狂來，那怎麼辦呢？想一想罷；單是那個地方，下面望着是千尋的大海。聽着腳底下的狂濤怒吼，即使沒有別的動力，也會要使人腦裏發生輕生的念頭的。

哈 他還是在向我招手。——走；我跟你去罷。

馬 你不能去，殿下。

哈 鬆手！

何 要鎮定些；你不能去呀！

哈 我的命運在那裏叫喊，使得我身上的每一根微細的血管都變得像尼米亞的獅子「註五」的筋一樣的硬。他還在叫我，——朋友，不要拉着我！（掙扎而出）皇天在上，誰要阻止我，我要使他變爲鬼；我說，你們走開！——走罷，我跟你去。

(陰魂與哈退場)

何 他弄得神經錯亂不顧一切了。

馬 我們跟他去罷；我們不應該就這樣服從他。

何 跟去罷。——不知道這要鬧出什麼結果來？

馬 丹麥國一定有什麼壞事。

何 聽天罷。

馬 別說吧，我們跟他去。

(全體退場)

第五場：高台之另一部

——陰魂與哈夢雷特登場——

哈 你要領我到那兒去？你說，我不願再遠走了。

魂 聽我說。

哈 我聽。

魂 我必須投身於慘痛的硫黃火焰中的時候差不多快要到了。〔註六〕

哈 唉呀，可憐的鬼！

魂 你不用憐憫我，你祇認真地聽我的話好了。

哈 說罷！我是在準備着聽。

魂 那麼你聽了之後你要替我報仇呀！

哈 什麼！

魂 我是你父親的陰魂；我好命苦，晚上要在外面遊行，白天就要關在火焰裏受罪，一直要等待我在陽世所犯的罪孽都燒淨爲止。若是我不被禁宣布獄中的祕密，我便可以講給你聽聽，就是頂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也可以使你的靈魂迸裂，使你的青春之血凝結，使你的兩個眼睛像星球一樣脫離了眶子，使你的結好的捲髮鬆散，一根根豎立起來，像激怒的豪豬的刺似的；但是這種永劫的祕密是不能洩露到你們血肉的耳朵裏去的。聽聽啊，你聽，你若真的曾愛過你的父親。

哈 啊，上帝呀！

魂 你要爲他的這種頂悖人道傷天理的被殺報仇。

哈 被殺

魂 殺人的事，就是往好裏說，也都是最醜惡的；但是我這次被殺要算是最醜惡，最奇特，最傷天理的了。

哈 請快些告訴我，我好插上和冥想或愛念一般迅速的翅膀飛去報仇。

魂 我知道你是急於想去試試的；你聽了這番話若還不感着刺激，你簡直比安安靜靜生根於迷魂河畔的肥草還要遲鈍些。「註七」那末，哈夢雷特，你聽我說來：據他們宣布，說我是在菓園裏睡覺時被毒蛇咬死的；於是全丹麥的人都被這種捏造的死報蒙蔽了；但是要知道，你這高貴的少年，咬死你父親的生命的那條毒蛇現在正戴上了你父親的王冠呢。

哈 啊，我的有先見之明的靈魂呀！是我的叔父？！

魂 哼，正是那亂倫通姦的畜生，他有的蠱惑的機智和奸佞的才能——他這種有引誘力的機智才能真好陰險啊！竟把我那很像貞潔的王后引動了心，作了他的可恥的色慾的囚徒；啊，哈夢雷特，這是何等失節的事！我對她的愛情是和結婚時我對她發的誓言一樣的莊嚴，而她竟被誘得背了我去嫁給那個才能遠不及我的惡棍！但是至真是不

移的，那怕那淫慾變作天神的形狀來誘惑她；而淫婦呢，雖與神明婚媾，在天床上姿意尋歡也要感着厭倦，還是要到垃圾裏去取樂。但是，小聲些！我聽得晨風吹起來了；我簡單地說罷。我有午睡的習慣，我那天正在花園裏熟睡的時候，你的叔父偷偷走了進來，拿着一瓶可咀咒的毒藥汁，把牠倒在我的耳朵裏；這毒汁是非常有害於人的血液的，像水銀一樣一下子就侵入週身血管的門徑；新鮮的血液猛然間就像牛奶裏滴了醋酸一樣凝結了起來；我的血流就這樣地被毒汁凝住了；我的潤滑的皮膚馬上就起了無數的疱疹，好像生癩病一般，遍身都是污穢的瘡疤。於是我的生命，我的王冠，我的王后，就這樣地在我的睡夢中落在我的親兄弟的手裏了。我罪孽最盛的時期，沒行餐禮，沒行懺悔，沒有塗油，就此斷絕了；我的賬沒有結，就戴着滿頭的罪戾去到上帝面前清算。

哈
啊！慘，啊，慘極了！

魂
你若是真有骨肉之情，決不可對這隱忍；不可叫丹麥王的宮寢變做禽獸宣淫的臥榻。但是，不管你對這事怎樣進行，你的心術不可污，也不可存心加害你的母親；她自有天譴，自有良心上的棘去刺她，你回去罷，螢火蟲的微光漸漸黯淡起來，清晨快到了；

保重，保重，保重，不要忘記我。

哈

啊，一切天上的神啊！地啊！還有什麼？我還要向地獄叫喊嗎？啊！吓！鎮定，鎮定，我的心啊！我的筋肉啊，你不要馬上就老朽了，你要堅硬地把我支持下去。不要忘記你？你這可憐的鬼魂，只要我這昏亂的腦中還有記憶力的位置時，不要忘記你？唉，我將從記憶的心板上抹去青春時代所見所聞之一切瑣碎無聊的紀錄，一切書本上的格言，一切虛文，一切過去的印象；單單把你的吩咐保留在我的腦子的書卷裏，不讓混入任何微細的事物；是的，天哪！啊，最毒惡的婦人啊！壞蛋，壞蛋，含着笑的壞蛋！我該寫在我的備忘錄裏；一個人儘管微笑着，微笑着，然而壞蛋；至少我可以說在丹麥是這樣。——（寫着）

是了，叔父，我寫記在這裏了。——現在把我的警語記下，那就是：「保重，保重，不要忘記我。」我發過誓了。

馬何

（在內）殿下，殿下！

馬

（在內）哈夢雷特殿下！

何

（在內）上帝保佑他！

哈

讓他這樣去罷。

何 (在內) 唏囉，喝，喝，殿下！「註八」
哈 唏囉，喝，喝，夥計來呀，鳥兒，來呀！

——何勒修與馬瑟拉斯登場——

馬 怎麼樣了，我的尊貴的殿下？

何 有什麼消息，殿下？

哈 啊，好奇怪！

何 好殿下，告訴我們。

哈 不；我怕你們會去告訴別人。

何 殿下，我決不說，我向天發誓。

馬 我也不說，殿下。

哈 那麼，你們猜怎麼樣；這樣的專，人心會料得到麼？但是你們能守祕密？

何 能，皇天在上，殿下。

哈 全丹麥的壞人，沒有一個不是奸惡的匪徒。

何 殿下，這也不待鬼從墳墓裏出來告訴我們。

哈 對，有理；你說得對；那末我們也不必再多講廢話，我們還是握手告別的好，你們去做你們的事；因為各人都有各人的職務和願望；至於我自己呢，要回去做禱告去了。

何 這不過是些不着邊際的滑頭話，殿下。

哈 我很抱歉我的話對不住你，很是抱歉，真的抱歉得很。

何 這沒有什麼對不住，殿下。

哈 有，聖巴特利克在上，我的確對不住你，何勒修，並且是非常對不住你。講到剛纔這裏的鬼影，那是一個正直的靈魂，我可以告訴你們；至於你們想知道我和那鬼談話的經過，我看還是請你們忍耐着不問爲好。那末，好朋友，你們既是朋友，學者，軍人，請你依從我一個小小要求。

何 是什麼，殿下？我們一定遵命。

哈 今晚所看見的永遠不要告訴別人。

何 殿下，我們決不告訴別人。

哈 不行，你們還得發誓。

何 殿下，我發誓不告訴別人。

馬 殿下，我也發誓不告訴別人。

哈 請你們按着我這劍發誓。

馬 殿下，我們已經發過誓了。

哈 不行，要按着我這劍發誓。

魂 (在下)發誓。

哈 呵，哈，夥計！你也這樣說嗎？你在那裏嗎？老實人——來罷；你們聽這地窖裏的傢伙都說

話了；快發誓罷。

何 請你提出誓辭來，殿下。

哈 永遠不說出你們今晚所看見的這件事。按着我這寶劍發誓。

魂 (在下)發誓！

哈 到處都有你？那麼我們換個地方罷。——這邊來，先生們，把你們的手放在我的寶劍上，

永遠不要說出你們所聽見的這件事；當着我的劍發誓。

魂 (在下)發誓。

哈 你說得好，老田鼠！你鑽土真鑽得這樣快嗎？真是一員好工兵！——我們再換個地方，好

朋友。

何 啊，天哪！這真是一樁怪事！

哈 所以你們只把這事當作異人來歡迎，不必問了。何勒修，宇宙間儘有許多事情，不是你的哲學所能夢想得到的。但是，到這兒來；現在照剛纔一樣立誓，以後無論我的舉動有什麼怪樣，——因為以後我或者會裝出一些怪誕的神氣來，那時你們看見了，上帝保佑你們，你們決不可這樣又着手搖着頭，或是說出一些可疑的話來。例如『哼，哼，我知道的』或是『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能說出來』或是『只要說出來也不要緊時』或是『只有一點，只要他們吃得消』這類曖昧的話，表示你們知道我的什麼心事；你們發誓不這樣做，那麼你們在頂危難的時候，上帝一定保佑你們。發誓。

魂 (在下)發誓。

哈 安息罷，安息罷，煩急的陰魂！(何馬二人吻劍柄發誓)那末，朋友們，我以滿腔的熱情

披瀝於你倆之前；像哈雷特雖是一個庸人，只要上帝願意，他一定要向你們儘量地表示愛情與友誼。我們一塊去罷；我求你們，永遠用手指按住嘴唇。「註九」這時代是反常了；——啊，可厭！我生下來就是為着撥亂反正的呢！好，來呀，我們一道走罷。(皆退場)

第一幕

第一場：普婁紐斯家中一室

——普婁紐斯和雷納爾多登場。——

普 把這點錢和這些信件交給他，雷納爾多。

雷 是，閣下。

普 你在訪他之前，雷納爾多，最好是去打聽打聽他的品行如何。

雷 閣下，我也是這樣想。

普 好極了，好極了。你得注意，先打聽在巴黎有些什麼丹麥人，叫什麼名字，怎樣生活的；有什麼工作，住在什麼地方；和一些什麼人往來，要揮霍多少錢；這樣迂迴曲折地去問時，如果他們知道我的兒子，那麼比你直接老老實實地去問人家，結果還要真確了。你要裝作不大深知我的兒子的樣子，只可這樣說：『我認識他的父親和他的朋友，他本人我也略微知道一點。』你明白了嗎，雷納爾多？

雷 我明白了，閣下。

普 你可以這樣說：『我略微認識他，但不很熟識；假如我所說的就是他，他這人可是很放肆，並且嗜好』什麼什麼；那時你可隨便捏造一些話去哄他，不過也不要說得太厲害了，有傷他的名譽；要注意這一點：像「放肆」哪，「遊蕩」哪，和其他通常的過錯，一般認為少年自由時代所不免的，說了也不要緊。

雷 例如賭博之類也好說罷。

普 對啦，或是「喝酒」，「比劍」，「賭咒」，「吵架」，「宿娼」，這都可以說。

雷 閣下，這樣，怕會要傷害他的名譽罷？

普 不會的；你說的時候可以斟酌。你絕不可再說別的壞話，例如說他是個「遊蕩子」之類，因為這不是我的本意；你要說得巧妙一點，把他的過錯說得像是一般少年易犯的自由豪放的惡習，是烈火一樣的脾氣的暴發，是血氣方剛時代的一般現象。

雷 但是，閣下，——

普 你是要問爲什麼要這樣做麼？

雷 正是，我要知道這點。

普 好，我的用意是這樣的，並且我相信這是很合理的計策；你把這些微小的污點加在我的兒子的身上，正好像處理中的物件稍微弄壞了一點一樣，這時你注意着，你便可開始盤問那個和你談話的人，假如他真的在上述的罪惡場中見過你所說壞的那個少年，他一定會向你表示同意，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先生，」或是「朋友，」或是「紳士，」這是按照人的身分與國俗而異的。

雷 不錯，閣下。

普 那麼，以後他就，——他就要，——我要說什麼話？見鬼了，我正要说點什麼話；我說到那裏來了？

雷 說到「向你表示同意說出這樣的話來，」說到「朋友」和「紳士。」

普 說到「向你表示同意，」哦，對啦；他一定會這樣和你說：「我認識這位紳士；昨天我還看見他，或是前天，或是某一天，或是某時候，或是和某些人，像你所說的，他在那裏賭博，在那裏酗酒，在那裏打架；」或是說「我看見他走進了一家舖子，」所謂舖子，那就是娼家了；或是其他諸如此類的話。現在你也明白了罷，你的假設的釣餌，便得到了真實的鯉魚；所以我們這些有智慧和眼光的人，就歡喜用這些傍敲側擊法，從問道而到我

雷 閣下，我懂了。
們的目的地；那末你就用我剛纔說過的法子去打聽我的兒子。你懂得了沒有？

普 上帝保佑你；祝你平安。

雷 祝閣下萬福。

普 你自己也要觀察他的趨向。

雷 是，閣下。

普 讓他用功學習他的音樂。

雷 是，閣下。

普 祝你一路平安！

(雷納爾多退場)

——奧菲麗亞登場——

怎麼啦，奧菲麗亞？甚麼事？

奧 啊呀，父親，父親，真嚇煞我了。

普 什麼？你怕什麼？

奧 父親，我，正在房裏縫紉的時候，哈夢雷特殿下衣也沒有扣，帽子也沒有戴，襪子也弄髒了，帶子也沒有繫，像腳鐐一樣堆在腳跟上；他的臉和襯衫一樣的白；兩個膝頭互相敲着；臉上那副怪可憐的樣子，像是從地獄裏放出來說可怕的事的人似的，他跑到了我的面前。

普 因爲他愛你而發了狂罷？

奧 父親，我不知道，可是我真駭怕。

普 他說了甚麼？

奧 他拉着我的手腕緊緊地不放；然後向後退，把他的手臂扯長了，把另一隻手這樣地遮着他的眉頭，眼睛死釘着我的臉上，好像在給我畫像似的。他這樣站了好久，最後把我的手臂輕輕搖了一下，把頭上下地點了三點，深深地嘆了一口可憐的氣，好像要把他的身體和生命都粉碎毀滅似的；隨後他纔放了手；他把頭轉到肩上向後望着，像是要他不要眼睛走路似的；一直走出了門，他都沒有用眼睛，他的眼睛的光芒，一直注射着我。

普 來，同我來；我要去找國王。這纔真是戀愛狂；這種激烈的本性，正是毀滅愛情的根源，會

引導人的意志去幹那不正經的勾當，這和世間一切熱情一樣，常常能苦惱人類的靈性，我真爲他難過，……怎麼，最近你沒有向他說過什麼難堪的話麼？

奧 我沒有，父親，不過我依你的吩咐，把他的來信都退回去了，並且拒絕他來親近我。

普 這就是他發狂的原因了。我真抱歉，我沒有用較好的注意與判斷來觀察他。我的本意是怕他是出於兒戲，使你陷於毀滅；但是我這種猜疑之心，真是該死！老年人做事之過慮和青年人做事之毫不思索，是同樣的誤事。來，我們見國王去；這事應該告訴他；如果隱祕起來，會要引起他的更大的悲傷，雖然告訴了他，也許不會討他的歡喜來。

(退場)

第二場：城內一室

——王后，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及侍從等登場——

王 歡迎歡迎，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兩君！我早就想見你們，現在又有用你們的地方，所以急速把你們喚來。哈夢雷特的變態，你們想來也多少聽到了；我說是變態，因爲他的內心和外表都和從前判然不同了。使他這樣精神恍惚的，除了他的父親之死以外，我

夢想不出別的原因。你們從小就是和他一塊兒長大的，對於他的少年期的性情脾氣，一定很知道，所以我請你們兩位暫時在我宮裏小住，可以陪伴着他引他快樂，並且遇有機會可以隨時尋出他可有什麼我所不知道的煩惱的原因，探出了他病因之後，我也好設法治療。

后 兩位先生，他常常談起你們兩位的事；我敢說世上再沒有比你們兩位和他更意氣相投的了。如承兩位的高情厚誼願在我的宮裏小住幾天，助成我們的願望，那末你們兩位這次來宮，定有合於國王的身分的酬謝，來報答你們。

羅 兩陛下統馭臣衆，儘可隨意命令，說到敦請，實不敢當。

吉 我們兩個都願服從，爲陛下效命，任憑驅使。

王 謝謝，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

后 謝謝，吉爾丹斯坦，羅岑克蘭茲。

我請你們即刻就去看我那神志大變的兒子——去，你們中間誰領着這兩位到哈
夢雷特那裏去。

吉 天啊，願我們這次的訪問和設施都對他愉快而有益！

后 是阿門！

（羅吉二人及侍從數人退場）

普婁紐斯上

普 陛下，到挪威去的使臣都高興地回來了。

王 你永遠是個報喜信的人。

普 是嗎，陛下？
聖上可以相信，我對上帝及陛下盡忠，和保持我自己的靈魂一樣。我想我已查到哈夢雷此次發狂的原因了，不然的話，便是我的頭腦沒有能像往日那樣敏銳了。

王 啊，你說出來；我正想聽。

普 請先引見使臣罷；我的好消息可留作宴會上的水菓。「註十」

王 你親自去迎接他們進來。

（普婁紐斯退場）

親愛的葛特魯德，他說他已經把你兒子的煩悶的主因找出來了。

后 我推想那主要的原因，——總不外他父親的死，和我們急速的結婚。

王 好，讓我們仔細地問問他。

——普婁紐斯帶着浮爾蒂曼德和訶內里烏斯登場。——

歡迎歡迎，我的好朋友們！喂，浮爾蒂曼德，我的兄弟挪威王怎樣答復的？

浮 答復得非常圓滿。我們第一次謁見之後，他便派人去制止他姪兒募兵，他原以為那是

準備征討波蘭的，後來詳細調查，他纔知道真是要侵犯陛下的；他因老病無能，被左右蒙蔽，頗為震怒，即刻下令逮捕浮廷布拉斯，他終於服從了他，被挪威王申斥了一頓，並當着他的叔父發誓再不興動干戈侵犯陛下。老挪威王歡喜得很，賜他年費三千克郎，並且令他統帶現在已經招募的兵去征討波蘭；這裏還有一封公文（呈上公文一紙）請求陛下准許他的軍隊假道丹麥國境遠征，關於軍隊的通過及地方安全的保障等條件，都載在這公文裏面。

王 我很滿意；有工夫時我再仔細看，加以考慮，再作答復，你們勞苦有功，殊堪嘉獎。現在你們先去休息休息，晚上再邀你們一同宴會，歡迎你們歸國！

（浮訶二人退場）

普 這件事情辦理得很圓滿。……國王國母兩陛下，現在要來討論甚麼是君王的職權甚

麼是臣子的職分何以日是日夜是夜光陰是光陰，這都是浪費日夜和光陰的事。從來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冗漫便是他的枝節和外飾，所以我總力求簡約。太子是發了狂；我說是發狂了；因為除瘋以外別無他情，這不就是真瘋的定義嗎？這且不必說他。

后 還是多講事實，少說虛文罷。

普 國母陛下，我敢賭咒，我沒有說一點虛文，殿下發了狂，這是確實的事；這真是可憐，這可

憐也是真的；這話又有點無聊，好，不說了罷，我決不弄虛文了。那末我們就算他是發狂了罷；現在要研究的便是這現象的原因，或者可以說這缺陷的原因，因為這缺陷一定是有原因的，這裏便有問題，而問題便是這樣的。請想想，我有一個女兒——她現在還算是我的，——她保持着自己的身分，能夠服從，請看，她把這個交給我了，請陛下明斷。

〔讀〕『謹呈天女似的我的靈魂的偶像，美豔絕倫的奧菲麗亞，——』

這文句不好，粗俗得很；「美豔」這字眼就粗俗得厲害；但請聽下面的話。是這樣的：「願將下面這些句子，投送到她那白玉似的酥胸裏。」

后 這是哈雷特寫給她的嗎？

普 陛下，請稍等一等；我就要忠忠實實地奉告。

「讀」 『你可懷疑星辰是火光，

你可懷疑太陽之移動，

你可懷疑真理變成謊；

但莫疑我對你的愛情。

啊，親愛的奧菲麗亞，我不善詩詞，我沒有述盡我的怨慕的藝術；但是我愛你極了，啊，愛極了，請相信我，珍重。

最親愛的女郎，只要這軀殼還是屬於他的時候，他便永遠是屬於你的，哈夢雷特。」
這封信是我的女兒順從地交給我的；並且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態度和她說了些什麼情話，她都告訴我了。

王 那末你的女兒是怎樣接受他的愛的呢？

普 陛下覺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王 一個忠實正直的人。

普 我很希望做到這樣。但是當我看見這個熱烈的戀愛正在那裏飛揚的時候，——老實說，我的女兒沒有告訴我之前我就知道了，——假如我竟知情不報，或是裝聾作啞，或

是取着旁觀的態度，那末兩位陛下又作如何感想？我決不能幹這樣的事。我立刻就把我的女兒喊來這樣正告她說：「哈夢雷特是位王子，和你的身分相隔太遠；這事萬不可行。」隨後我又訓戒她不可到殿下常去的地方去，不准她接見他的信使，不准她受領他的禮物。她果然遵守了我的忠告；於是，簡單地說，他便被拒絕，首先就害了憂鬱症，隨後就飲食不進，隨後就夜不成眠，隨後就變成神經衰弱，於是漸漸弄成了現在這樣瘋狂，使我們非常痛惜。

王 你以為是為這個原故嗎？

后 這也許是可能的事。

普 我斷言「這事情是這樣」的時候，而事實證明卻是「那樣」這樣的情形曾有過嗎？如果有過，我倒很想知道哩。

王 以我知道，不會有過。

普 （指着自己的頭和肩）如果我的斷定錯了，請把這個從這上面取下來。只要有線索可尋，那怕真象就隱藏在地球的中心，我也要把牠偵查出來。

王 以後我們又怎樣來偵查呢？

普 陛下知道，他常常在這大廳的走廊裏散步，每次總得好幾個鐘頭。

后 不錯，他常在那兒散步。

普 在那時候，讓我把我的女兒放出來和他相會；我和陛下躲在帳幔後面，注意他們兩個會面的情形；假如他不愛她，並且併沒有發狂，那末請陛下准許我解職回鄉做老百姓去。

王 我們不妨試一試。

后 哦，你看，我那可憐的孩子，愁容滿面地看着書走來了。

普 去，兩位陛下請去，我就要招呼他。

(王，后，及侍從等退場)

——哈夢雷特讀着書登場。——

啊，恕罪，恕罪，哈夢雷特殿下可好啊？

哈 託福，託福。

普 殿下，你認識我嗎？

哈 怎麼不認識，你是一個魚販子。

普 不是啊，殿下。

哈 那麼我願你就是這樣一個正直的人。

普 正直？

哈 對了，先生；正直的人，像這樣的世界，一萬人裏面，恐怕只能選出一個來。

普 的確，的確，殿下。

哈 假如太陽能生蛆於死狗，：因為就是上帝也好吻腐肉，——你有女兒沒有「註十一」

普 我有，殿下。

哈 那末可不要教她在太陽底下走路；受胎固然是福氣，但是可不要教你的女兒受

胎；——朋友，留點神罷。

普 你這話怎麼講？（傍白）時刻都不忘我的女兒；但是他最初又不認識我，說我是魚販

子；他的相思病真夠厲害了；我在年青的時候，也飽嘗過相思之苦；和他這樣正差不多。

我再和他說說話看。——你讀什麼書呀，殿下？

哈 字，字，字。

普 講的是什麼事，殿下？

哈 誰鬧什麼事？

普 不，我的意思是問你讀的書裏面講的是什麼事，殿下。

哈 這都是說的壞話，先生；因為這個壞東西他說老頭子的鬍子是白的，臉是皺的，眼睛裏流出一種濃厚的琥珀和桃樹的膠汁，並且他們非常缺乏智慧，兩腿是非常軟弱；這些話，先生，雖然我十分相信，但是這樣老老實實寫出來，實在太不客氣了；至於你老先生若是能像螃蟹似的向後退着走，還是和我一樣的年紀哩。

普 (傍白) 這雖是些瘋話，但說得很有條理。——請到裏面沒有風的地方來罷，殿下。

哈 到我的墳墓裏去嗎？

普 真的，那倒是沒有風的地方。——(傍白) 他的回答有時候是真夠巧妙了！發狂的人每每能說出理性明晰的人所不易說出的話來，我要離開他，立刻去設法使他和我的女兒相會。——殿下，恕我少陪了。

哈 先生，你莫想再從我這裏得到什麼我所更願給的東西；除了我的生命，除了我的生命，除了我的生命。

普 少陪了，殿下。

哈 這個討厭的老糊塗！

——羅岑克蘭茲和吉爾丹斯坦登場。——

普 你們要找哈雷特殿下；他就在那裏。

羅 (向普婁紐斯) 上帝保佑你，先生。

(普婁紐斯退場)

吉 尊貴的殿下！

羅 親愛的殿下！

哈 至好的朋友們！吉爾丹斯坦，你好嗎？——啊，羅岑克蘭茲；好朋友，你們都好麼？

羅 我們是這世界上的庸人，一切都還平常。

吉 我們倒還幸福，可是也不太幸福；我們不是幸運女神的帽子上那個頂結。

哈 可也不是她的鞋底？

羅 那倒也不是的，殿下。

哈 那末你們是住在她的腰部，或是在她的恩惠的地方的中央？

吉 正是，我們就住在她的私處。

哈 幸運女神的私處啊，一點不錯；她本是一個娼婦。有什麼新聞沒有？

羅 沒有，殿下；不過這個世界變得正直起來了。

哈 那麼世界末日快要到了；但是你的新聞是不真確的。我要特別細問你們；好朋友，你們在幸運女神的那兒犯了什麼罪，被她送到這個監獄裏來了？

吉 監獄！殿下？

哈 丹麥就是一個監獄。

羅 那麼這世界便也是一個監獄了。

哈 是很大的一個；裏面有許多囚室，監守所，和土牢；丹麥就是其中最壞的之一。

羅 我們不以為然，殿下。

哈 那末，對於你們也許不是這樣；因為世界上本無善惡，全憑着各人的想法如何而定；丹麥對於我卻是一個監獄。

羅 那末，定是殿下的雄心所致；丹麥太小；而殿下的雄心太大。

哈 啊，上帝呀！我只要不做惡夢，就是把我關在胡桃殼裏，我也可自命為無限空間的帝王。

吉 那夢便是雄心；因為雄心的本質不過是夢的影子而已。

哈 夢本身就是一個影子。

羅 對的，我以為雄心在本質上就是極空虛的東西，不過是影子的影子罷了。

哈 那麼，那些乞丐就是本體，那些帝王和高傲的英雄就只能算是乞丐的影子了。我們到宮裏去罷？因為我實在不能論戰了。

吉羅 我們敬謹伺候。

哈 決不要這樣；我不願把你們列在我的從僕裏面來；因為對你們說句老實話罷，我已經被伺候得討厭極了。但是我們老朋友不妨直說，你們到哀爾西諾爾來是爲着什麼事呢？

羅 來拜訪你，殿下；沒有別的事。

哈 我是一個乞丐，連道謝的力量都貧乏得很；但是我還得謝謝你們。不過，我的好朋友們，我這一聲道謝，半個辨士也值不得。你們是被請來的呢？還是你們自己要來的呢？或是自動的來訪呢？你們說罷，不要騙我，說呀，說呀，喂，說呀！

吉 你叫我們怎麼說呢，殿下？

哈 怎麼說都可以，祇要說得對題，你們是被請來的；你們的臉上已露着愧色，你們沒有技

巧把牠遮蓋得好。我知道你們是兩位陛下請來的。

羅 爲着什麼目的呢，殿下？

哈 這正是我要請教你們兩位。但是，讓我仗着我們的友誼的權利，我們少年時代的交情，我們始終保持着的敬愛，和善辯之士所不能舉出的朋友的本分，我懇求你們，老老實實對我說，你們到底是被請來的不是？

羅 (對吉傍白) 你怎麼說呢？

哈 (傍白) 我知道你們的意思了。——你們若真愛我，就不必說謊話罷。

吉 殿下，我們是被請來的。

哈 我把詳細的事情告訴你罷；我先說出來，免得你們自己吐露實話來，這樣，你們對兩陛下所應守的祕密，也不至有損秋毫。我近來——但不知道爲什麼原故——失了我的
一切歡樂，放棄了一切平常照例的工作，而且我的心境變得這樣枯寂，以至連地球這
個盡善的機構，在我看來，也只像是一個荒涼的海角；高空這個雄偉的天蓋，你看，這個
朗朗高懸的昊空，這個鑲着黃金之焰的雄渾的天幕，——唉，在我看來，也不過是一團
混濁的毒氛。人類是一個何等巧妙的天工！理性何等高貴！智能何等廣大！儀容動作是

何等端莊可愛！行動是多麼像天使！悟性是多麼像神明！真個是世界之美觀！萬物之典型！但是，依我看來，這塵世的精華又算得什麼？人已經不能使我歡喜，不，女人也不能，雖然你打着笑臉以爲我似乎是會歡喜女人的。

羅 殿下，我心裏並沒有這樣的念頭。

哈 那麼我說『人已經不能使我歡喜』的時候，你爲什麼笑呢？

羅 因爲我在想，殿下，既然人已經不能使你歡喜，那麼唱戲的演員恐怕也就不能得到你的一顧；我們在路上趕過了一隊演員，他們隨後就要到，來供奉殿下。

哈 扮演國王的演員是要受我的歡迎的；我要向他陛下致敬；冒險的騎士可以儘量用他的劍和盾；情人的長吁短嘆，我還有賞，滑稽古怪的角色叫他平和地演完他的戲；丑角要使那些易於發笑的人笑，扮旦角的要叫她自由在地訴說她的心事，否則寧可令戲詞錯了板眼。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班子？

羅 就是你平常賞識的城裏的班子。

哈 他們爲什麼出來賣藝呢？在城裏不是更可名利雙收嗎？

羅 我想他們之在城裏停演是因爲最近的大改革的原故。

哈 現在他們還是和我在城裏時一樣有聲譽嗎？還是一樣能叫座嗎？

羅 不，他們已不如從前了。

哈 這是什麼原故？他們的技藝已荒疎了嗎？

羅 不是，他們依然和從前一樣的努力；但是新出了一巢雛鷹似的孩子班，高聲大叫，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現在這種孩子班成了時尚，而且他們那樣輕蔑普通班子——他們這樣取名——以至許多佩劍的先生們駭怕受文人筆下的奚落，都裹足不上普通戲院子去了。

哈 怎麼，他們是些小孩子？誰主持他們的事？他們得多少錢？他們祇有能歌唱的時候，就做這一行生意嗎？他們將來自己也變成了普通戲子的時候，——這是不免的，要是他們的境遇不好起來，——不會怨恨他們的編劇家害得他們現在自打嘴巴嗎？

羅 真的，雙方都鬧得很起勁；國人又從旁火上加油，毫不為怪；有個短時期，編劇家若不和戲子作對，那劇本簡直就賣不了錢。

哈 會有這樣的事麼？

吉 啊，他們為這事不知鬧了多少糾紛。

哈 結果是小孩子勝利了麼？

羅 正是殿下；連赫丘里斯和他肩負的地球——〔註十二〕都失敗了。

哈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的叔父現在做了丹麥的國王了，那些在我父親生前鄙夷他的人，現在都爭出二十，四十，五十以至一百德卡，去買他的一幅小小的畫像。哲學若能探討一下，這中間一定有某種超越人情以外的道理。

（內喇叭聲大作）

吉 演戲的來了。

哈 諸位先生駕臨哀爾西諾爾，真是歡迎得很。握手握手，來，形式上的禮節是歡迎中不能少的；讓我這樣來歡迎你們，否則我對於戲子的禮會要顯得比對你還週到了。我歡迎你們；但是我的叔父——父親和母親——叔母卻想錯了。

吉 怎麼錯了，親愛的殿下？

哈 只在西北角偏北方括風的時候，我發狂了；風從南方來的時候，我還分得出什麼是蒼鷹，什麼是白鷺呢。

——普婁紐斯登場。——

普 諸位先生，好呀！

哈 你來聽，吉爾丹斯坦；——你也來聽；——每個人用一個耳朵來聽：那個大嬰孩——就

在那兒看得見的——還沒有離開襁褓呢。

羅 他或許是第二次做嬰孩，因為有人說，老年人是第二次做嬰孩呢。

哈 我預言他必定是來告訴我關於演員的事的；你們記住。——你說得不錯，先生，在星期一的早晨；正是這樣的，真的。

普 殿下，我有新聞奉告。

哈 殿下，我有新聞奉告。當日羅修斯在羅馬做演員的時候，「註十三」——

普 演員已到這裏來了，殿下。

哈 廢話，廢話！

普 我敢以名譽為誓，——

哈 那末演員都是騎着驢子來的罷，——

普 他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脚色，悲劇，喜劇，歷史劇，牧歌劇，牧歌的喜劇，歷史的牧歌劇，悲劇的歷史劇，悲喜歷史的牧歌劇，不分場面的戲劇，不限台詞的戲劇，他們無一不通，無

一不曉，演色內卡「註十四」的作品不至過重，演普勞特「註十五」的作品也不嫌太輕，無論演正式的作品，或演自由劇，在現在都要算他們首屈一指。

哈 啊，耶弗他，以色列的士師啊，你倒有一個寶貝呀！「註十六」

普 他有什麼寶貝，殿下？

哈 怎麼，

「他有一個美貌的兒女，只有一個，

他愛她如掌上的明珠。」

普 (傍白) 他還是想着我的女兒。

哈 我說的不對嗎，老耶弗他？

普 你如叫我做耶弗他，殿下，那末我真有一個女兒愛如掌珠。

哈 不，這不是下文。

普 那麼，下文爲何呢，殿下？

哈 怎麼，

『命中註定的事，祇有上帝知道。』

下文你該已知道了，

『終於鬧出了不好的事件，』——

這首聖歌後部你可以自己去讀；因為你看，他們來打斷我的話頭。

——四五個演員登場——

諸位老板，歡迎歡迎，你們都來得好，大家都很健康，我很快活，歡迎歡迎，好朋友們。

啊，我的老朋友，我和你分別之後，你的臉上已留了這一簇鬍子；你到丹麥來想和我比賽鬍子嗎？——哦，我的年青的姑娘！你比我上次看見你的時候長高了，離天又近了一

個高跟鞋呢。要禱告上帝，莫叫你的喉音像不通用的爛板金幣似的發生裂痕。諸位老板，我歡迎你們大家。我們也要像法國的放鷹的人一樣，無論見了什麼東西都叫牠飛去抓來；我們即速來一段戲詞聽聽罷；來，讓我們來領教領教你們妙技；來，來一段激昂悲壯的戲詞。

第一演員 那一段戲詞，殿下？

哈 有一段戲詞我聽你說過，但從來沒有演；就是演過，也不過一次；因為我記得那齣戲不

曾受一般大眾的歡迎；對於一般人是醃魚子〔註十七〕但是據我看來，或是據一些對

於這事情比我更有鑑賞力的人看來，這確是一齣好戲，場面既排得好，又寫得簡單而巧妙。我記得有一個人說過，這戲的內容沒有加過香料，而味道很好，詞句間也沒有可非難的作者的矯飾的毛病；他稱這種作法是純正的，平穩而甜蜜，比起外表妖艷的作風要好多了；其中我最歡喜的一段，便是葉尼阿斯對第多說的那段；尤其是他講起蒲利阿姆被殺的那一節。假如你還記得，就從這一節說起；讓我想一想，讓我想一想；

『猙獰的派拉斯，註十八像是希卡尼亞「註十九」的猛虎似的』——
不是這樣；是從派拉斯起頭的。

『那猙獰的派拉斯，——他身上的甲冑，和他的心腸是一樣的黑，他臥在那凶馬的肚裏，恰似漆黑一團的昏夜，現在他那黝黑可怖的面貌上，又塗上了一層更愁慘的紋章；他從頭至腳，滿身都是血紅；這樣怪嚇人的染着多少父母子女的血跡，通衢大火把那血烤成了一塊塊的血糊，還把一片殘酷可惡的光照着殺人的兇手；惡魔似的派拉斯怒火中燒，渾身染着凝凍的血塊，瞪着一雙紅寶石似的眼睛，去找那個老蒲利阿姆去了。』

你接下去罷。

普 憑上帝說，殿下，你說得真不錯，抑揚頓挫，都很適宜。

第一演員 『馬上就找到了他，他正在和希臘人格鬥着，他的那把古劍不聽他的手的命令，掉在地下不動；蒲利阿姆不是敵手，派拉斯便衝殺過去，用勢太猛，一刀沒有砍中；但是這把刀的颯的一響，卻把氣力衰殘的老翁嚇倒。沒有知覺的以利阿城樓，似乎也感着這一擊，一時火光燭天的坍塌下來，嘩喇的一聲，把派拉斯的耳朵震聾了；看哪，他那把刀，剛要向蒲利阿姆的白頭砍下，現在卻像釘在半空，派拉斯像圖畫裏面的暴君，立着動也不動，舉刀要砍又不砍地在那兒發獸。但是在暴風雨要到之前，天空往往是——一陣沉寂，密雲不流，狂風不語，大地和死一樣的靜寂，忽然霹靂一聲，滿天震裂；像這樣，派拉斯寧靜了一會兒之後，敵愾心又勃然再發，把鮮血淋漓的寶刀照着蒲利阿姆的頭上直砍下來，當日獨眼巨神替戰神馬爾斯鍊護身金甲時所揮的鐵錘，都沒有這一擊來得兇惡。去，去，你這淫婦，命運之神啊！諸天的菩薩啊！請你們開個大會，剝奪她的一切權勢；取去她的車輪的輻輳，把那圓轂從天山上丟到十八層地獄裏面去！』

普 這可太長了。

哈 這可要和你的鬍子一樣同拿到理髮店去剪短一下。——請說下去罷；他這個人只要

聽淫詞浪曲，否則他就打瞌睡了，說下去說赫丘巴的故事。

第一演員 『但是無論誰，啊，無論誰曾看見過那位蒙頭的王后——』

哈 『蒙頭的王后？』——

普 這很好；『蒙頭的王后』很好。

第一演員 『赤着腳跑來跑去，用紅流一樣的淚水澆着火焰；不久以前還戴着冠冕的頭，如今卻裹着一塊破布；她的因生育過多而瘦弱的腰身，祇圍着一塊匆忙間抓到的絨氈；凡是曾看過這種慘狀的人，一定都要用最毒辣的舌頭來咒詛命運之神；當她親眼看見派拉斯殘酷地用刀割裂她丈夫的肢體的時候，她立刻哭聲震天，假如那時天上的神祇看見了這情景，——只要人間的事能感動他們——恐怕也要使得上天淚如雨下，使得神祇心神慘痛。』

普 你看，他的臉變色了，眼裏充滿了淚水。——請你不要唱了罷。

哈 好，其餘的我隨後再請你們唱。——先生，請你給這班演員好好安排個住的地方罷；你聽見沒有，要好好款待他們，因為他們正是現代社會的一面鏡子或者簡明的記錄呢；你寧可死後得一個被人臭罵的墓銘，不要在生前受他們的惡評。

普 殿下，我照他們的身分來款待他們罷。

哈 啊，不，你這個人，你還得更好一點款待他們！你若定要按照各人的身分來款待，那麼誰能免掉挨一頓鞭子？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身分和體面來款待他們；他們的身分越不夠，你的好意便越有價值。領他們進去。

普 來，諸位。

哈 跟他去，朋友們；明天我要請你們唱一本戲。

（除第一演員外，普婁紐斯帶同其餘的演員退場）

——你聽見沒有，老朋友，你能演岡雜果的被殺嗎？

第一演員 能演，殿下。

哈 明天晚上就請你們演這戲。在必要的時候，我想寫一段十二行至十六行的演詞插進去，你能背誦得來麼？

第一演員 能的，殿下。

哈 好。跟那位大臣去，可是不要擲揄他。

（第一演員退場）

——我的好朋友們，晚上再見；你們兩位來到哀爾西諾爾，真歡迎得很。

羅 殿下請了。
哈 唔，上帝保佑你們。

（羅岑克蘭茲和吉爾丹斯坦退場）

——現在祇剩我一個人了。啊，我是怎樣一個無賴的奴才！剛纔這個演員不過是敘述一段故事，扮演一個熱情的幻夢，卻使他把自己的靈魂和他自己的想像溶為一體，由於那種刺激他竟臉色變白，眼中含淚，神色惶惶，聲音顫裂，他的渾身的機能，都和他所扮演的人物一致，這不是很奇怪嗎？並且完全是無所為而為！爲了赫丘巴！赫丘巴和他，他和赫丘巴有什麼關係，要他來哭她？假如他內心裏蘊藏着這種深重的悲憤，他又將怎麼辦呢？他定會把舞台淹在淚水裏，把淒切的台詞震裂一般大衆的耳鼓，使有罪的人爲之發狂，使清白的人爲之戒懼，使無知的人爲之驚倒，使人類的耳目的機能爲之震駭。但是我呢，只是一個愚鈍糊塗的鄙夫，醉生夢死地對於我自己的使命毫不關心，一句話都不能說；不，一個國王的高貴的生命和他所有的東西，都被奸賊奪去了，我也是無可如何。我是一個怯懦者嗎？誰叫我是小人？誰要剖開我的腦蓋？誰要扯掉我的

鬍子把牠吹在我的臉上？誰要拉着我的鼻子走？誰罵我是說謊的拿手呢？誰這樣無禮的對待我？

嗜！天哪，我祇好忍受着罷；因為我不能不承認我是長了鴿子肝而裏面缺乏膽汁的，受了壓迫也不感覺痛苦；否則我早就應該把這奸賊的碎肉去喂肥了空中的鳶鳥啊，那殘忍淫穢的奸賊！慘酷，陰險，淫邪亂倫的奸賊啊，報仇！怎麼，我竟是這樣一個蠢漢！自己的父親被人謀害，天地鬼神都激勵我去報仇，而我竟像妓女似的嗟怨，村婦似的怒罵，這真是太勇敢了啊！吓！吓！我的腦筋，振奮起來罷！我曾聽見說，罪人看戲，受了那巧妙的場面所感動，便能良心發現，馬上把自己的罪狀自白了；因為殺人的事，雖沒有舌頭，而終於要由一種不可思議的機關，把牠吐露出來。我教這班演員在我叔父的面前來演一齣和我父親被殺相彷彿的戲；我留心觀察他的神色；我要探到他的痛處，只要他稍覺驚惶，我便有辦法了。我所見的那個陰魂也許是個魔鬼；魔鬼原是能變做和善的樣子的；對於，也許是因我太柔弱憂鬱，這樣的人最易被魔鬼所乘，所以他來引誘我去遭劫難。我總得找一個更確切的證據；演戲，這正是捉住叔父的良心的好方法。

(退場)

第二幕

第一場 城內之一室

——王，后，普婁紐斯，奧菲麗亞，羅岑克蘭茲，及吉爾丹斯坦登場。——

王 用那種迂迴曲折的方法，你們還探不出他爲什麼現出這樣心志不寧的樣子，瘋瘋癲癲地不好好過安靜日子緣故嗎？

羅 他自己也承認他覺得有些神經錯亂，但爲什麼緣故他卻總不肯說。

吉 他像也不大願意我們盤問他，我們想設法叫他把實話吐出來的時候，他便說一些瘋話來支吾其詞。

后 他接待你們還好嗎？

羅 他接待我們很有禮貌。

吉 但是有些地方總不免勉強一點。

羅 他說話是很澁澁的，不過我們問他的時候，他到總是對答如流的。

后 你們沒有試一試引他做些什麼消遣嗎？

羅 陛下，我們在路上恰好遇到一班演員；我們便把這事告訴了他；他聽了似乎是很高興的；演員現在都到宮裏來了，大概他們已奉殿下命令今晚就要在宮裏演戲了。

普 這事是很確實的；他還拜託我來請兩陛下去看戲呢。

王 我很高興去，他肯這樣散悶，我聽了都很滿足。——還望兩位再去鼓起他的興致在這方面作樂罷。

羅 遵命，陛下。

(羅吉二人退場)

王 親愛的葛特魯德，請你暫退去罷；因為我已祕密地叫哈夢雷特到此地來，使他得意地和奧菲麗亞相會。她的父親和我，就是一對合法的密探，藏到我們看見他而他看不見我們的地方，來自由審察他們見面的情形，看他的舉動就可判斷出他苦悶的原因是不是爲了失戀。

后 我聽你的話。——至於你呢，奧菲麗亞，我很願你的賢美是哈夢雷特發狂的原因；所以

奧 希望你能够以你的美德再使他恢復原狀，那便是你們兩個的榮幸了。
陛下，我惟願能夠這樣。

(后退場)

普 奧菲麗亞，你在這兒走動。——陛下，請罷，我們藏起來罷。(向奧)你讀着這本書；裝做讀書的樣子，可使他不疑心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裏了。在這一點我們常受到指責，——世上這樣的實例太多了——即我們有信仰的外表，虔敬的行動，而內心卻藏着惡魔的化身。

王 (傍白)啊，這話一點也不錯！這句話就像一條皮鞭，好厲害地打在我的良心上！用粉牆的藝術美化了的娼妓的臉，比起那一層脂粉固然醜得多，但是不見得比我的行爲，比起我的粉飾的言詞更來得醜。啊，好重的擔子！

普 我聽見他來了；我們快藏起來，陛下。

(王與普婁紐斯退場)

——哈雷特登場——

哈 活着呢，還是不活着呢，——這是一個問題；怎樣才算是英雄氣概呢？還是忍受這強暴

奧 殿下，我受過你許多紀念品，早就想奉還；現在請你收下罷。

哈 不，我不收；我從來沒有給過你什麼東西。

奧 尊榮的殿下，我確實記得你給了；並且給我的時候，還附着一些甜蜜的話語，使得那些禮物越發貴重；如今香氣已消失了，請你收下罷；在自尊的人看來，贈的人恩義不如從前，貴重的禮物便也變爲菲薄了。這兒就是，殿下。

哈 哈哈！你是一個貞潔的女郎嗎？

奧 什麼？

哈 你美麗嗎？

奧 殿下，這是什麼意思？

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又貞潔又美麗的時候，便不可使你的貞潔和你的美麗交談。

奧 殿下，美麗交談的朋友，除了貞潔，還有更好的嗎？

哈 的確的；因爲美麗使貞潔變爲姦淫，比美麗被貞潔同化，還要容易呢；在從前這句話是不合理的，但是在現在，時勢已證明他不錯了。我從前也曾愛過你。

奧 是，殿下，你會使我相信有這回事。

哈 你不應該相信我；因為美德怎麼也接不到我們這種老樹上來，接上了也脫不了本來
的氣質；我沒有愛過你。

奧 那麼是我弄錯了。

哈 到尼姑菴去罷；你爲什麼願意滋生孽種？我自己還算是一個相當正直的人，但是許多
事我都要咎責自己，怨我的父母不該生我；我是很驕傲的，好報復，野心很大；我隨時可
以做出許多想不出名字的，料不到樣子的，來不及實行的罪過事。像我這樣的人爲什
麼還要在天地間亂爬着？我們是純料的惡漢，都是；你不要相信我們中間的任何人。你
到尼姑菴去。你的父親在那裏？

奧 在家裏，殿下。

哈 那末關上門吧，把他關在家裏，好讓他把壞事都留在自己家裏去做，再會了。

奧 (傍白) 啊，救他啊！天哪！

哈 假如你真的要結婚，我便把這幾句咒罵贈給你做嫁奩：任你像冰一樣的堅貞，像雪一
樣的純潔，你還是逃不了誹謗。到尼姑菴去罷，去，再會了。你如果必須要結婚，便和一個
傻子結婚罷；因為聰明人很知道你會把他們弄成一個什麼怪物。〔註二十一〕到尼姑菴

去罷；去；並且要趕快去。再會罷。

奧（傍白）啊，全能的神啊，挽救他呀！

哈 我聽說過你們女人塗脂抹粉的事；上帝給你們一副臉，你們自己還要另造一副；你們走起路來搖搖擺擺，說起話來嬌聲嬌氣，你們給上帝的造物亂取小名，還把自己的放蕩歸咎爲無知。算了，我不願再多說了；這些都把我氣得發狂了。我說，我們都不要再有結婚的事了；已經結婚的人，除了一個人之外，「註二」都可叫他們活下去；其餘未婚的人就應該都維持現狀。到尼姑菴去罷，去。

奧 啊，何等高貴的人竟這樣地毀了！有朝臣的眼，有學者的舌，有武士的劍；全國期待的後起之秀，風雅的寶鑑，禮貌的典型，一切瞻仰者的對象，全然，全然毀壞了！我是女性中最苦命的女子，曾吸取過他那音樂般的誓言中的蜜，如今竟看着這高貴尊嚴的理性，好像悅耳的金鐘忽然啞不成聲；這一朵盛開的青春之花，有世間無比的容貌與風姿，竟被那瘋狂摧殘了；啊，我真是薄命，我看過了從前我所看見的之後，又要看我現在我所看見的這些！

——王與普婁紐斯再登場。——

王 戀愛？他的情感倒並不像傾向在這一方；他的說話，雖然稍缺乏條理，但也不像是瘋狂。他心裏定有點什麼事情，藏在憂鬱的底下孵化着，如果讓他孵化出雛兒咬破了殼，那可有點危險；爲着預防起見，我決定要採取斷然的處置：派他到英格蘭去催討拖欠的貢稅；或者異鄉的山川風物能排遣他心中的積鬱，腦子受點新的刺激，也許能變改他平日的舊態。你以爲怎樣？

普 這個計策很妙；但是我以爲他的煩悶的原故，還是由於失戀。現在怎樣，奧菲麗亞！哈夢；雷特殿下對你說了些話，你不必告訴我們了，我們都聽到了。陛下，這事就請隨尊意裁奪罷；但是，陛下如認爲可行的時候，最好在演戲之後，可請母后單獨地邀他去細問他悲痛的根由；母后可直截了當地問他；如蒙陛下允許，我可以偷聽他們的談話，假如他還是探不出他的祕密，那時再派他到英格蘭去，或者竟由陛下選擇一個適宜的地方把他幽禁起來。

王 就這樣做罷，地位重要的人發狂，是不可不加注意的。

（皆退場）

第二場：城內之一室。

哈 我請你，台詞要照我方纔告訴你的那樣輕鬆地沒有做作地念出來；你若是像你們一般演員一樣念的時候，那我倒不如請街上傳報的來念好了。也不要把手在空中亂舞；態度要從容；越是在感情的急流，暴雨或旋風的中間，越要節制平和，這纔能免掉火氣。啊，我一看到那些暴躁的，頭戴假髮的朋友們，把劇中的一段熱情扯得粉碎，使得那些只能懂得喧鬧瞎扯的戲的觀客把耳朵震破，我是非常痛心這個的。這種演得比兇神特馬鋼還兇，比暴君赫魯德〔註二二〕還暴的人，我恨不得抽他一頓鞭子；請你們務必避免這一點。

第一演員 殿下，請放心。

哈 可是也不要太懈怠了，你們要把自己的聰明做師父：動作和語言，都要使其相稱合；特別要注意的是：不可超越自然的中和之道；因為無論那一點，若做得過火了，就要失掉演戲的本旨，從古至今，演戲的目的，無非是把一面鏡子舉起來映照自然；使得美德顯示她的本相，醜惡露出她的原形，時代的形形色色都反映了出來。若是這個太形容過

火了，或是描寫得不夠，雖然能使門外漢的觀客發笑，但是明眼人看了卻要嘆息了。你得承認，這個明眼人的批評，比其餘全場的觀客的批評，更要貴重。啊，我曾看過一班被人家大大恭維的演員演戲，——我不是說句罵人的話——他們的那種聲調，簡直不像是基督教人的聲調，他們的台步，既不是基督教徒式的，也不是異教徒式的，簡直不像是人的，那一種亂跳亂叫，使我想到了他們大概是上帝手下的徒弟們造的，並且造也沒有造好，以致弄成這樣討厭的略具人形。

第一演員 我希望我們大概是會改良了。

哈 啊，要全部改良。演小丑的人，脚本以外的話，總不要多說；因為他們有些只顧自己尋開心，引起低級的觀衆發笑，但是那時際在劇中正有些應該特別考慮的問題。這是一種很討厭的事，也表示出這種人的可憐的愚妄，去，你們準備去。

（演員退場）

——普婁紐斯，羅岑克蘭茲，和吉爾丹斯坦登場。——
 普 連王后也會來，馬上就到了。
 怎麼了，先生！國王肯來看戲嗎？

哈 叫演員趕快。
 （普婁紐斯退場）

請你們兩位也去幫忙催他們一下？

哈 吉羅 是，殿下。

（羅吉二人退場）

哈 喂，何勒修！

——何勒修登場——

何 親愛的殿下，我來聽吩咐。

哈 何勒修，你是我交際的朋友中一個最正直的人。

何 啊，親愛的殿下，

哈 不，不要以為我在恭維你；像你這樣除了活潑的英氣之外，沒有任何靠以穿衣吃飯的

人。我何所求於你？為什麼要恭維窮人？不讓甜蜜的舌頭去舐那不合理的虛榮罷，讓靈

活的膝頭去向那由諂媚得利的地方去下跪罷。你聽見沒有？自從我的寶貴的靈魂能

夠自主，有知人之明以來，我便選定了你；因為你這個人嘗着萬千辛苦也好，總之泰然

自苦；無論是來了命運的打擊或獎勵，你都同樣地接受；理性與感情調劑得這樣勻稱，

不會變做命運之神的手指所能任意吹奏的口笛。這樣的人，真是幸福啊！我所希望的

就是這種不給熱情做奴隸的人，我要把他藏在我的心裏，不要祕藏在心臟的心窩裏，

像我對你這樣。話又說得太多了。今晚要在國王面前演戲；其中有一場和我告訴過我的我父親死時的情形有點相似；我請你，當這段戲上演的時候，請你聚精會神地觀察我的叔父；假使戲裏面的一段詞不能使他的隱祕的罪惡流露，那麼我們所見的那東西，必定是一個魔鬼。我的想像是像瓦爾堪的鐵鋪一樣污濁，請你留心看他；我也把眼睛釘住他的面孔，事後我們再把我們兩方的觀察會合起來，來判定他的臉色。

何 好，殿下，假如在這戲演着的時候，他有一瞬間逃出了我的偵察眼，我願受罰。

哈 他們看戲的要來了；我得要裝瘋；你自己去找一個地方坐下罷。

—— 奏丹麥的進行曲。嗽叭聲。王后，普婁紐斯，奧菲麗亞，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及侍駕的貴族們，手拿火炬的衛兵同登場。——

王 我的姪兒哈夢雷特你好嗎？

哈 很好很好；吃的是蜥蜴的食品；〔註二三〕我吃的是空氣，被一些約言塞得飽飽的；你喂
關雞也不能這樣罷。

王 我全然不懂得你這種回答，哈夢雷特，這些話與我沒有一點關係。

哈 現在與我也沒有關係了。——（向普婁紐斯）老先生，你說你曾在大學演過戲？

普 是，演過，殿下，並且還是一個頂括括的演員呢。

哈 你扮過什麼腳色？

普 我扮的是尤里阿斯凱撒；我被殺在神殿裏；是布魯塔斯殺我的。

哈 那真是他的獸性暴發了，竟屠殺這樣一個怪大的牛犢。——演員都準備好了沒有？

羅 好了，殿下；祇等殿下的吩咐。

后 到這邊來，我親愛的哈夢雷特，坐在我傍邊。

哈 不好母親，這兒有吸引力更強的磁石。

普 （向王傍白）啊，哈！你聽見沒有？

哈 小姐，你允許我躺在你的大腿襠裏去嗎？

（坐在奧菲麗亞的脚前）

奧 不，殿下。

哈 我的意思是說，把我的頭放在你的膝頭上面？

奧 好，殿下。

哈 你以爲是我撒村嗎？

奧 我不以為什麼，殿下。

哈 那到是妙想天開，躺在小姐的兩條大腿中間。

奧 什麼是妙想天開，殿下？

哈 沒有什麼。

奧 你很快活呀，殿下。

哈 那個，我？

奧 是，殿下。

哈 啊，上帝，我不過是你們的一個滑稽歌的作者罷了。一個人不快活還做什麼呢？看我的母親多麼快活的樣子，我的父親死了還不過兩個鐘頭。

奧 不，已過了兩個月的兩倍了，殿下。

哈 有這樣久了？哈，那麼讓惡魔去穿黑衣裳罷，我要穿一件貂皮袍子了。啊，天哪，死了兩個

月了，怎麼還不忘記？那麼，大概大人物死後，有令人記憶半年的希望了；但是他也要建造幾座禮拜堂纔對，否則會要和木馬一樣被人忘記的，那木馬的墓碑不是這樣寫着麼：『啊，怎麼哪，怎麼哪，木馬都被人忘記了。』

木笛聲，啞劇開演。

一王一后登場，樣子很親暱；互相擁抱。后跪着對王有所表示的樣子。王扶起她，垂頭於她的頸上；躺在花坡上；后候其熟睡之後，離去。隨後來一男子，取去王冠，吻之，注毒藥於王耳內，卽下。后回，見王已死去，表示痛哭的樣子。下毒者偕二三啞劇戲子復登場，似與后同作痛哭狀。王屍體移去。下毒者以禮物向后求愛；后在最初似不願意，但終於接受其愛情。

（衆退場）

奧 殿下，這是什麼意思？

哈 這是陰謀陷害；就是惡作劇的意思。

奧 這啞劇大概就是告訴我們今晚正戲的情節的罷？

——念序詞者登場——

哈 這個人就會告訴我們；演員總是不能守祕密的，什麼都會說出來。

奧 他會告訴我們剛纔那場表演的意義嗎？

哈 當然的，無論你向他表演什麼把戲，他都能給你解釋；只要你不害羞表演得出來，他也不害羞說得出意義來。

奧 你又說頑皮的話了；我要看戲了。

序詩

『今天開演悲劇，

謝謝各位駕臨，

還求大量包涵，

耐着性兒清聽。』

(退場)

哈 這是序詩，還是戒指上的銘語呢？

奧 這可太短了，殿下。

哈 和女人的愛情一樣。

——二演員扮王，后登場。——

扮王者 自從我倆心心相愛，月老把紅線牽住我倆的手兒以來，太陽的車子，繞着鹽海和大地，已跑了整整三十個圈；十二打的月亮，用她借來的光，也照臨這個世界十二個三十次了。

扮后者 但願我們在愛情消滅之前，太陽和月亮還能供給我們這樣多的路程細數呢。但

是近來你面帶病容，不比往日那樣有興致的樣子，使我真有些擔憂。我雖是擔憂陛下，但你也就不必就此多心。因為女人的恐懼和愛情是分量相等的，沒有的時候全沒有，有了便趨於極端。我是怎樣的愛，你已知道了，因為愛你的深，所以也怕得厲害；愛到極點時，最小的疑團，也會變成憂慮。小的憂慮長大的地方，那兒正滋生着大的愛情。

扮王者

愛妻，我恐怕不久就要和你永別了，我的活動的能力就要停止作用了；但你在這世界可再快活幾年，享受你的尊榮；也許再遇良緣，你也不妨——

扮后者

啊，不要說下去了！這樣的愛情簡直是我良心的叛逆；我若改嫁讓我生生世世的受苦，只有殺親夫的人，纔肯嫁第二個丈夫。

哈

（傍白）好苦！好苦！

扮后者

第二次結婚的動機，只是爲了利慾，不是爲了愛情；若我把第二個丈夫抱在床上接吻，豈不是第二次殺死我的前夫。

扮王者

照你現在的話看來，我很相信你的心，但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事，往往會自己來破壞。意志畢竟是記憶的奴隸，生的時候很猛，而衰弱得很容易；像是未成熟的菓子，

熟了之後，不搖也會落下來。健忘是人之常情，自己欠自己的賬，總是不記得還；在熱情激盪的時候，便對自己許下許多願，可是熱情一冷，志願也就隨之消失了。猛烈的悲喜適足消滅他的本身，同時也消滅他自己下的決心；祇消一點很微小的事，便可以使得悲變喜，喜變悲。世變無常，所以那是毫不足奇，我們的愛情也許隨着幸運而移轉；是愛情引導幸運，還是幸運引導愛情，這到是一個疑問，還待我們證明。大人物一死，你看他的親信都逃散了；窮人一得志，連敵人也來認朋友；直到如今，大體可以說愛情是跟隨着幸運的；因為富人永遠不會缺少朋友，窮了的時侯和人講友誼，友誼便翻了臉把你當作仇敵。但是回我當初的本題上去，我們的意志和命運常是背道而馳，所以我們的計劃常常被顛覆，主張雖是我們的，但他的結果，一個也不是我們的；所以你說你決不嫁第二個人，但祇要你的丈夫一死，你這種思想也會要隨之而死。

扮后者

若是我一旦做了寡婦，會再去作人妻，那麼讓地也莫給我食物，天也不給我光明！日夜不叫我有遊樂休息！讓我的信賴與希望，都變成絕望！讓我的生活過得和牢裏修行的出家人一樣！讓一切倒霉的東西，來破壞我的好事！今世來世讓災禍來

追着我

哈 她若背了這誓言可怎麼辦？

扮王者 這個誓發得很重了。愛妻，你暫且離開我罷；我的精神很疲倦，想睡一會兒來消這

永晝。
(睡)

扮后者 你好好兒睡；願我倆中間永遠不發生不幸的事！

(退場)

哈 母親，你覺得這戲如何？

后 我覺得那女人說得太過分了。

哈 啊，但是她不會食言的。

王 你聽過這戲的情節嗎？中間有沒有什麼罪惡的事？

哈 沒有，沒有；他們不過是鬧着玩的，毒殺也只是鬧着玩，絕沒有什麼犯罪的事。

王 這本戲名字叫什麼？

哈 叫做「捕鼠機」，甚麼？這不過打個譬喻罷了。這本戲紀維也納一件殺人案子；那個王

的名字叫維果岡，他的妻子叫巴布第斯塔；你馬上就會知道的；是一件很卑鄙的事；不過有什麼要緊？陛下和我們都是清淨純潔的人，看了也沒有什麼關係；背上受了傷的

馬纔驚跳，我們的肩頭並沒有傷。

——盧西安奴斯登場——

這人叫做盧西安奴斯，是王的姪兒。

奧 殿下，你真是一個頂括括的「說明人。」

哈 我若看見木偶人在調戲，我連你和你愛人間的關係都能說明出來。

奧 殿下，你說話好尖刻，好尖刻。

哈 夠令你痛得呻吟起來。

奧 更好了，更不成話了。

哈 你們選擇丈夫也就是這樣。——說話罷，殺人的東西；麻子，收起你那副醜嘴臉，開始罷。好，咕咕叫着的老鴉在那兒嚷着要報仇了。

盧 心腸黑，手脚穩，毒藥靈，時間好；恰好又沒有人看見，真是機緣湊巧；你這在夜半採來的毒草所熬成的毒液，被惡魔三次咒詛三次染毒的臭藥啊，立刻施展你的天然的魔力和凶惡的特性，去奪來這健全的生命罷。

（注毒藥於睡者耳朵內）

哈 他在花園裏把他毒死了，爲的是要謀奪他的王位。他的名字叫岡雜果；這本戲是一段實事。用極洗煉的意大利文寫成的；你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兇手如何取得岡雜果的妻子的愛。

奧 啊，國王站起來了！

哈 怎麼，被空鎗驚嚇了嗎？

后 陛下，你覺得不舒服嗎？

普 戲不要演了！

王 拿燭來，回去。

侍衆 燭啊！燭啊！燭啊！

（除哈夢雷特與何勒修外，餘均退場）

哈 「唉，讓那負傷的鹿去啜泣，

讓沒受傷的鹿去遊嬉；

人們有的醒着，有的睡，

這就是世間的常態。」

先生，怎麼樣，我編的這戲若頭上再帶些羽毛，鏤花的鞋子上再打兩個薔薇花結子，——假如我此後的命運愈變愈壞——我在戲班裏不也算得一個脚色嗎？

何 算你半個。

哈 的確算得上一個。

『你也知道罷，親愛的達蒙，

這混亂的國家本是

卓甫王的領土；如今的國君，

卻是一個道地的——孔雀。』

何 你押上韻就更好了。

哈 啊，何勒修，我真要拿一千鎊錢去買那陰魂的一番話。你看出沒有？

何 我看得很清楚，殿下。

哈 是在談到下毒的時候罷？

何 我十分注意了他。

哈 啊，哈！來點音樂，來，拿笛子來！——

『國王若不歡喜這喜劇，

那大概爲的是——他不歡喜。』

來，弄點音樂！

——羅岑克蘭茲與吉爾丹斯坦登場。——

吉 殿下，請准我奉告一句話。

哈 先生，你儘管說。

吉 國王啊，殿下，

哈 啊，先生，他怎麼了？

吉 陛下回到寢宮裏，非常不高興。

哈 是酒醉的原故罷，先生？

吉 不是，殿下，是發氣了。

哈 以你的聰明，你該把這事通知他的侍醫；因爲要我去替他下藥時，恐怕更要使得他怒氣勃發呢。

吉 殿下，講正經話，莫扯得和我的使命太隔遠了。

哈 我老實得很，先生；請說罷。

吉 母后陛下，你的母親，非常難過，叫我來見你。

哈 你來得很好。

吉 不必這麼說，殿下，你這種客氣未免有點不適宜。假如殿下能給我們一個合理的答復，我就把你母親的意旨傳達給你聽；否則我們只好告辭回去了。

哈 先生，我不能。

吉 甚麼殿下？

哈 不能給你們一個合理的答復；我的腦子有病了；但是，先生，我當儘可能地答復你們，或者如你所說的，答復我的母親；所以不必說空話了，請你直說罷，我的母親，甚麼，——

羅 她是這樣說：你的行為使她驚奇之至。

哈 啊，好奇的兒子，竟會使他的母親這樣驚奇！但是她驚奇之後，有沒有下文呢？你告訴我。

羅 她請在你睡覺之前，到她寢室裏談談。

哈 她就是十次做我的母親，我也要聽她的話。你還有什麼事要和我說嗎？

羅 殿下，你曾經愛過我。

哈 我永遠這樣愛你，我敢以手爲誓。

羅 殿下，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要是你不把你的愁悶向朋友訴說一下，你實在是自尋苦惱。

哈 先生，我因爲不能上進呀。

羅 那有這樣的事，國王不是親自宣布過丹麥王位由你繼承嗎？

哈 唔，先生，可是『等草兒正在長着的時候，』〔註二四〕——這句俗語有點太陳腐。——

——演員攜笛子再登場——

啊，笛子！拿一枝給我看看。——請你過來一步——你們爲什麼這樣想我的上風，好像要把我趕入羅網似的？

吉 啊，殿下，假如我的使命是太重大了，我對你的敬愛也就太深，使得我不免有點鹵莽了。

哈 我不大懂你這意思，你吹吹笛子不？

吉 殿下，我不會吹。

哈 我請你呀。

吉 我真的不會吹。

哈 我請求你。

吉 我從來不會吹，這東西連摸都沒有摸過，殿下。

哈 這和說謊一樣容易；用手指按着這些孔，用口吹氣，就會發出極流利的音樂來。你看，這就是音孔。

吉 可是我吹不出和諧的調子來；我沒有這樣的本領。

哈 嚇，你看，你把我當作怎麼一個無價值的東西！你在想玩弄我；你以為你知道我的音孔；你想抓出我的神祕的心；你想把我的音區裏的最低音到最高音都試出來；我這小樂器裏面倒有許多音樂，很微妙的聲音；但是你卻還不能教牠發出聲來。哼，你以為我比笛子還容易玩弄嗎？隨你把我叫甚麼樂器罷，但是，你的力量只夠撩撥我，卻不能玩弄我。

——普婁紐斯登場——

你好呀，先生！

普 王后想和你談話，請你馬上去。

哈 你看見沒有，那朵雲不是幾乎像一隻駱駝嗎？

普 可不是，那真像一隻駱駝。

哈 我覺得那像一隻黃鼠狼。

普 那個背真像一隻黃鼠狼。

哈 不又像一隻鯨魚嗎？

普 很像一隻鯨魚。

哈 那麼我馬上就到我母親那兒去。——（傍白）他們簡直把我當傻子。——我馬上就來。

普 我就這樣去說。

（普婁紐斯退場）

哈 『馬上』倒是容易說。——你們去罷，朋友們。

（除哈夢雷特外餘退場）

現在正是百鬼橫行的午夜，墳墓張開着口，地獄向這世界噴着毒氣的時候了；現在我們可以痛飲熱血，做那青天白日見了都要戰慄的慘事了。且慢，現在我該到我母親那裏去。啊，心哪，不要失了你的本性；莫讓尼羅〔註二五〕的心靈闖進我這堅決的胸膛裏

來；我可以殘忍，但不可失了骨肉之情；我儘可向她說刀子般的話，但是不可動刀。在這個時候我是不能心口如一了；我無論用什麼語言罵她，但決不可把這些語言見諸實行，我的靈魂呀，你要答應！

第三場 城內之一室。

——王，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登場。——

王 我不歡喜他，讓他這樣瘋瘋癲癲地鬧下去對我也不利。所以你們要準備去，我馬上就下令委任你們和他一同到英格蘭去；爲着我的國王地位的安全起見，也不能容忍由他的瘋狂隨時可以產生的這種身邊的危險。

吉 我們即將準備；陛下爲千萬民衆謀安全的這種憂慮，是極神聖的，極嚴正的。

羅 匹夫匹婦尙且要竭盡心力去避免危難，何況以一身繫天下安危的人。一國之主決不能一死了事，他像是漩渦一樣，要把他附近所有的東西都捲到裏面去；他又像是高山頂上的巨輪，大輻上裝置着成千成萬的零件，一旦滾了下來，那些零件，也都要同歸於盡。從來國王一人的嘆息，沒有不引起萬衆呻吟的。

王 請你們準備馬上起程；現在這個危險人物太橫行闊步了，我要把他鐐銬起來。
吉羅 我們趕快就去準備。

（羅吉兩人退場）

——普婁紐斯登場。——

普 陛下，他到他母親的寢室裏去了；我去躲在牆幕後面去聽聽他們談話的經過；我擔保她必能逼出他的真情來；像陛下說過的——說得很對——除他的母親之外，應該另外有人去偷聽，因為骨肉之情，難免不使他們互相迴護，那麼告辭了，陛下；在睡覺之前，我當再來伺候，盡情報告。

王 謝謝你了。

（普婁紐斯退場）

啊，我的罪惡的穢氣上聞於天了；這是天地間最初受咒詛的頭一件事，謀殺親兄！我不能祈禱，雖然我想祈禱的心是和意志一樣的堅強；我的堅強的意向，被我的更強大的罪惡打敗了；而且像是同時要幹兩樁事的人一樣，我猶豫不決地不知先要幹那一件好，結果雙方都誤過了。我這雙該咒詛的手，雖然再沾厚一些我哥哥的血，天上就沒有那麼多的雨來把它洗得像雪一樣白嗎？上帝的慈悲不照在罪惡的顏面上，又有什麼

用處呢？祈禱有兩層力量：預先防止我們犯罪，或是寬赦我們已經犯了的罪，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力量呢？那麼我還是要向上帝懇望；我的罪惡是已經過去的事了。啊，可是，我要怎樣來祈禱纔對於我的有用呢？『請饒恕我這卑劣的殺人罪』嗎？這是不能的。因為我由謀殺而得到的東西，現在我還佔有着；即是我的王冠，我的野心，我的王后。一個人保留着由罪惡得到的東西，還能得到寬赦嗎？在這個污濁的世界裏，罪惡的鍍金的手可以排擠正義，因為可以用得來的贓物去賄買法律，但在天上可不是這樣。天上沒有欺詐，一切的事都按實情宣佈出來。我們自己都要被迫得自己的罪惡當面對證。怎麼好呢？還有什麼法子呢？試試懺悔能有什麼效用。懺悔又有什麼做不到呢？只是我不能懺悔，又有什麼用啊，好淒慘的境遇啊，死一樣黑的心胸啊，像被膠沾住的靈魂，越掙扎着要逃，越不能脫身！救我呀！天使！我試試罷！讓我這頑強的膝頭跪下去，鐵線編成的心，像新生的嬰孩的筋肉一樣地軟下來罷！也許萬事都會好了。

（退至室隅跪下）

——哈夢雷特登場——

哈 現在我正可以下手了，他在那兒做祈禱哩；我就下手；這樣他可以上天國去；我的仇也

報了。唔，這事還得考慮考慮：一個惡棍殺了我的父親，因此，我，他的獨子，就把這惡棍送上天去。啊，這簡直是受他僱來幹的事，不是報仇。我父親被他殺死的時候，正是在飽食之後，他的一切罪孽都還像五月裏的花一樣盛開着；他的一篇功過賬究竟是怎樣的，這除了上天誰知道？不過據我們人類的一般常情來說，結局他的罪過是很重的；今日我要替他報仇，卻乘着他人正在洗心贖罪並且應死的時機已成熟的時候下手，這叫做報仇嗎？！不！收起來罷，刀，你等着更殘狠的時機罷；等他醉臥的時候，或盛怒的時候，或在床上淫樂的時候；賭博的時候，咒罵的時候；或是在做什麼罪在不赦的時候；那時掀倒他，讓他的脚跟朝天一踢，他的靈魂就要墮入黑暗的地獄，永遠不得翻身。啊，我的母親等着我呢！——這藥方只能延長你的幾天殘喘了。

（退場）

王 「站起來」我的話飛上去了，我的思想還在下面；沒有思想的話永遠不能達到天上去。

第四場： 王后的寢室。

——王后與普婁紐斯登場。——

普 他馬上就來。你要嚴厲地責問他；告訴他，他的惡作劇太不成話了，並且你已經迴護他，

給他遮掩了不少的怨怒。我就藏在這裏，請你率直地和他說。

哈 「在內」母親！母親！母親！

后 我照你的意思做；不必擔心。你快藏起來，我聽見他來了。

（普婁紐斯躲進帳幔後面）

——哈夢雷特登場。——

哈 母親，有什麼事？

后 哈夢雷特，你太得罪了你的父親。

哈 母親，你太得罪了我的父親。

后 你看，你看，你又拿這些瘋話來回答我了。

哈 你聽，你聽，你又拿這些瞎話又盤問我了。

后 怎麼了，哈夢雷特？

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后 你忘記了我是誰麼？

哈 沒有，我敢以十字架爲誓，沒有忘記你；你是王后，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並且是

但願不是——我的母親。

后 不說了罷，那末我去叫能和你說話的人來同你說。

哈 來，來，你坐下；你不要動；待我豎起一面鏡子，把你的心肝照一照，你再走罷。

后 你要怎麼樣？可是要殺我嗎？救命呀！救命呀！

普 「在帳幔後」什麼啊，救命，救命，救命！

哈 「拔劍」甚麼！一隻老鼠！我要你死，賭一塊錢，我准叫你死！

（向帳幔後刺入）

普 「帳後」啊，我被殺了。

（倒地身死）

后 噯呀，你幹出什麼事？

哈 我不知道；這是國王嗎？

后 你看這是何等輕狂殘忍的行爲！

哈 什麼，「殘忍的行爲！」母親，這和殺了一個國王然後又同他的兄弟結婚是差不多一樣的呢。

后 殺了一個國王？

哈 對啦，是我說的。

（揭起帳幔發現普婁紐斯）

你這輕率亂闖的蠢材！再會了！我還把你當作你的上司；你怨你的命運罷；你要曉得好管閒事是有些危險了。——你不用那樣絞手。不要作聲！坐下來，讓我來絞你的心；只要你的心是用了可以刺穿的材料做的，只要那惡習沒有把你的心化成鐵石，而會抵禦情感的滲入，那末，我就要來絞一絞你的心。

后 我倒底做了什麼事？你膽敢這樣對我搖唇鼓舌，出言不遜？

哈 你所作的那樁事啊，把廉恥的羞顏弄得曖昧，把美德變成虛偽，取下了純潔戀愛的頭額上一朵薔薇，而打上了一顆烙印的火泡；〔註二六〕把結婚的誓詞弄得和賭徒的咒誓一樣虛偽；噯，你作的事使得婚約的軀殼失去了靈魂，使得宗教成了一派胡言亂語；使得上天都要爲你面紅耳赤，不，就是這個堅硬的大塊土地見了也要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樣而憂心如搗。

后 喂，我倒底做了什麼事，話還沒有說你就先要這樣打雷似地咆哮一頓？

哈 你看，你看這張畫像，再來看這張，這是兩個兄弟的肖像。你看這個人的眉宇之間何等

溫雅；一頭海比里昂的鬚髮；一個卓甫式的額頭；眼像是軍神的似的炯炯發光；那姿勢就像使神馬鳩里剛從天上飛來站在那吻着雲天的山頂似的；這真是各種豐姿的總

后

和美男子的模型天神們都像在他身上蓋了印爲他擔保這人便曾經是你的丈夫。你再看這個，這便是你現在的丈夫；像一枝霉爛了的麥穗，把他健全的哥哥都害得凋萎了。你有眼睛沒有？爲什麼放棄這好好的滿山的青草不吃，要到那泥沼中去尋食呢？哈，你有眼睛沒有？你不能說這是戀愛，因爲到了這樣的年紀，盛強的血氣已經馴服了，已經衰落了，該受理性的節制；如今你捨彼而就，你這算是什麼理性？當然你是有的，否則你便不能有情慾；但是你的感覺的確是麻木不仁了；因爲就是瘋狂，或是作了戀愛狂的奴隸的人，對於這種相隔雲泥的兩者之間，也一定要保留幾分選擇力，而不至錯到這步田地。是什麼魔鬼這樣騙着你捉迷藏呢？有眼而無觸覺，或有觸覺而無視覺，或有耳而無手或眼，或一切沒有而只有嗅覺，或只有感覺力的病的一部分，也都不會做出這樣愚蠢的事啊，可恥！你的羞恥心到那裏去了？造反的惡魔呀，你若能鑽進老婆子的骨頭裏去造反的話，那末對於火焰般的青年，使得貞操變成蠟，讓他在那火焰裏溶化罷。既然霜雪可以忽忽地自燃，理性可以做情慾的龜鶩，在青春的情不自禁的時候，更不必講什麼廉恥了。

啊，哈雷特，不必再說了；你已使得我的兩眼轉到我的靈魂的深處了，我已看出我的

靈魂上面有着這麼多的洗刷不清的污點，

哈 這要什麼緊，只消在油漬汗臭的床上度日，在淫穢裏面薰蒸着，倚在那污濁的豬欄上去說說情話——

后 啊，不必再和我說了。你的話像刀一樣刺着我的耳朵；不要說了，好哈雷特。

哈 總之是一個謀殺者，也是惡徒；不及你前夫二分之一的奴才；國王中間的小丑；竊國的奸賊，偷了架上的王冠，藏在自己的袋裏！

后 不要說了！

哈 一個穿着襤褸的五彩斑衣的國王——

——陰魂登場——

救我罷，把你的翅膀掩護我！天神呀！——尊駕來這裏想做什麼呢？〔註二七〕

后 嚶呀，他瘋了！

哈 你是不是來責罵你的遲疑不決的兒子，虛度了光陰與熱情，把你的重大急迫的命令耽誤了呢？啊，你說！

魂 不要忘記了。我來是爲着要鼓起你那幾乎變鈍了的意志。但是，你看，你的母親嚇得好

厲害啊，去調處她的戰戰兢兢的心靈；身體最弱的人，良心的作用最強；哈夢雷特，你去和她說話。

哈 你怎麼樣了，太太？

后 噯，你怎麼樣了，你向空中看着，對着飄渺的空氣說話？你的眼睛光芒四射；你的躺着的頭髮，像睡着的兵士被警報驚醒一般，彷彿突然有了生命，一根根豎立起來。啊，我的好兒子，在你的精神錯亂的烈焰上，快灑些冷靜的耐性。你什麼呢？

哈 看他，看他，你看他臉上多麼蒼白，看了他的樣子，聽了他的冤情，木石也要爲之感動。——你不要望着我，否則我的堅決的意志，會要爲你那悲慘的行動所轉移；我該幹的事，會要失了本色！或者眼淚代替了血液。

后 你這話是對誰說的呢？

哈 你沒有看見那兒有什麼嗎？

后 什麼也看不見；但凡有的，我都看見了。

哈 你沒有聽見什麼嗎？

后 什麼也沒有聽見，祇聽見我倆的說話。

哈 怎麼，你看那地方；看，他偷偷地走了！是我的父親，穿着他生前的衣服！看，他走了，現在正要出大門了。

后 這只是你腦海裏的幻象；錯亂的神經最會創造這種虛幻的東西。

哈 怎麼，「神經錯亂？」我的脈搏和你的一樣，很正確地守着時刻，也和你一樣奏着穩健的音樂；我所說的並不是瘋話；你儘可試試我看，我能再重複的說一遍，若是瘋子，恐怕就說不出了。母親，爲着上天的慈愛，我說，你不要把自慰的膏油塗在你的心靈上，以爲你沒有罪過，而是我說瘋話；這只算是在膿疱上蓋上一層皮膜，臭惡的膿水在裏面潰爛，於不知不覺之間中毒蔓延。你要對上天認錯，懺悔過去，避免將來；不要在醜惡的野草上再施肥料，使得更加蔓延。請原恕我的好意，因爲在這邪僻的時代，就是善行也得要求罪惡的饒赦，還得低首下心懇求准其給他好處哩。

后 啊，哈夢雷特，你把我的心撕成兩半了。

哈 那麼，掉去那壞的一半，留下那一半去度你較純潔的餘年。請你安息；但不要再上我叔叔的牀；假如你沒有貞操，也得裝出有的樣子。習慣，那怪物，吃盡了我們所有的良心，誠然是惡癬的魔王，但是也能做美德的天使，能使優良的行爲也能有一套合式的衣裳。

今晚你忍耐一下，下次節制就容易些；再下次就更容易了；因為習慣幾乎可以轉變人的本性，或者制勝惡魔，或者就使惡魔稱王。再說一遍，請你安息；等到你願意受福的時候，我也為你求福罷——對於這位大臣，「指普婁紐斯」我很抱歉；但天意如此，藉他來懲罰我，又藉我來懲罰他，我也只好做上天的僕人和劊子手。讓我把他的屍身收起來，我殺死人我完全負責。——那麼，再會罷。我要表示出人性，必然地變得殘酷起來；壞事是這樣開始了，更壞的事還在後面。還有一句話，母親。

后
我要怎麼辦呢？

哈
我和你說的事你斷不可做：讓那酗酒的國王依然把你引到床上去；嬉皮笑臉地抓你的臉；叫你做他的「小老鼠」；並且，讓他用油污的嘴吻兩下，讓他的可惡的手指在你的頸上摸索，那時候他便讓你把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說我並不是真瘋，只是裝瘋罷了。你讓他知道，倒也很好；因為你不過是一個美麗賢明的王后罷了，你怎能夠把這重大事件瞞過那隻蝦蟆、蝙蝠、老雄貓呢？誰敢這樣做？不必說什麼良心和祕密，你不妨到屋頂上拔開鳥籠的栓，把鳥放出來，然後學學那著名的猴子自己鑽進籠子嘗試嘗試，跳出來把頸骨跌斷。

后 你放心，若是言語是由氣息做成的，氣息即是生命，那麼，我已經沒有生命，不能用氣息把你對我說的話說出去了。

哈 我一定要到英格蘭；你知道嗎？

后 哦，我忘記了，是這樣決定的。

哈 現在國書都備好了；由我的兩個同學擔負這個使命，這兩個人我只當做有毒牙的蝮蛇那樣信任；他們必爲我清道，把我引入陷阱。讓他們去幹罷；我的主意就是要讓他們那種工兵隊自己去碰地雷；雖然麻煩一點，我要在他們的坑道之下，再掘深三尺，把他們轟炸到月球上去啊，兩件陰謀恰好在一條線上會合，真是再妙沒有了。這個人使得我又要費一費手脚；我且把這屍首拖到隔壁屋子裏去。母親，明天會。這位謀臣在活的時候好胡說八道，現在可真安靜，真不出聲，真沉着。——來罷，先生，我給你善後罷。——再會，母親。

（各自退場，哈夢雷拖着普婁紐斯走）

第四幕

第一場：城內之一室。

——王后，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登場。——

王 你這幾聲深長的嘆息，其中必有緣故；你應該把牠解釋出來，讓我知道。你的兒子在那裏？

后 請把這地方給我暫用一會兒。——

（羅岑克蘭茲與吉爾丹斯坦退場）

啊，陛下，我今晚所見的好不怕人！

王 什麼，葛特魯德，哈夢雷特怎樣了？

后 瘋得像是狂風與海浪互爭雄長一樣，他在瘋狂發作的時候，聽得帳幔後面有點響動，就拔出了劍，喊着「一隻老鼠，一隻老鼠！」於是在狂妄昏迷中，竟把藏在裏面的老人刺死了。

王 啊，好慘的事！假如我在那裏，我也要被刺了；他的放縱的行爲，對於我們大家都有危險；——對於你自己，對於我，對於各人。咳，這慘案的责任要如何查究呢？這個責任該歸到我身上來，因為我事前就該把這瘋狂的青年嚴加約束，設法隔離纜對；可是我過於溺愛他，沒有講究過適當的處置，像是身染疾病的人，怕人知道，以至病入膏肓。他到那裏去了。

后 他在收拾他殺死的那屍首；他的瘋狂倒像是糙礦裏的黃金一樣，他對於那死屍忽然又露出了他的純真，他很悔他做錯了事，簡直哭了。

王 啊，葛特魯德，來罷。祇等太陽一觸到那山頂，我立刻就叫他上船；至於這件慘案，我總得用盡我的權威和手腕好好地來辯護疎解。——喂，吉爾丹斯坦！

——羅岑克蘭茲與吉爾丹斯坦再登場。——

兩位朋友，再找幾個人來幫忙；哈夢雷特在瘋狂中殺死了普婁紐斯，他正從他母親的房裏把屍身拖出來。去找他；對他好好地說，把那屍身送到禮拜堂去。請你們趕快去辦這事。——（羅吉二人退場）——來，葛特魯德，我要召見幾個頂賢明的朋友來，把我

原來想到的辦法，和不幸已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們；或者那傳遍世間的謗言，像大砲似

的向人轟擊，不致傷及我的名譽，只能打擊虛無的空氣。啊！來！我的心緒好紛亂！

(退場)

第二場： 城中之另一室。

——哈夢雷特登場——

哈 安藏好了。

羅吉 (在內) 哈夢雷特！哈夢雷特殿下！

哈 呀！什麼聲音？誰在喊哈夢雷特？啊，他們來了。

——羅吉二人登場——

羅 殿下，死屍你怎樣處置的？

哈 埋在土裏去了，死屍和塵土本來就是一家人。

羅 請你告訴我們，死屍在那裏，我們好把牠搬到禮拜堂去。

哈 不要相信。

羅 信什麼？

哈 不要相信我能守你們的祕密，而不守自己的祕密。並且身爲王子的人，被一塊海綿來盤問，你叫他能答出什麼話來呢？

羅 殿下，你以爲我是一塊海綿嗎？

哈 是的，先生，你這塊海綿吸收了國王的恩寵，俸祿，官爵，這樣的官吏，將來是很有利的；他養着他們，就像猴子對於胡桃一樣，含在他的腮角裏；先把牠放在口裏，最後吞下去；他需要你所吸收的東西的時候，便搾你一下，海綿呀，你又快要乾了。

羅 殿下，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 我倒歡喜你不懂；挖苦話睡在蠢人的耳朵裏。

羅 殿下，你要告訴我屍體藏在那裏，並且同我們一道去見國王。

哈 屍體已和國王在一起，但國王還沒有和屍體在一起，國王這種東西——

吉 『東西』殿下？

哈 成東西的東西；領我去見他。狐狸藏起來了，大家來找啊。（退場）

第三場 城中之又一室。

——王及侍從登場——

王 我已派人去找他，同時去找那屍體。這個人若任他放縱下去，那是太危險了！但是我還不能加他以嚴刑，因為一般愚民很是愛戴他，他們的愛戴一個人，不是根據理性而是憑着眼睛的；既然這樣，一般人祇覺得罪人的刑罰太重，而不管他的罪狀如何。爲圖這事辦得圓滑起見，突然把他送走，倒是一條深思熟慮的計策；險症就得猛藥來治。否則就沒有效。——

——羅岑克蘭茲登場。——

怎麼樣，事情如何？

羅 陛下，屍首藏在那裏，我們始終沒有問出來。

王 但是他在那裏呢？

羅 在外面，陛下；有人監視着，聽候陛下傳見。

王 把他帶到我這來。

羅 喂，吉爾丹斯坦！請殿下進來。

——哈夢雷特與吉爾丹斯坦登場——

王 喂，哈夢雷特，普婁紐斯在那裏？

哈 在吃晚飯。

王 在吃晚飯？那裏？

哈 不在他吃東西的地方，是在他被吃的地方；一些政治的蛆蟲正在吃着他。你的蛆蟲纔是你的筵席上的唯一無二的皇帝。我們把其他一切牲畜餵肥，爲的是要使我們自身變肥，我們把自己弄肥起來又爲的是餵蛆蟲。你的肥國王，瘦乞丐，不過是兩樣不同的菜，盛在兩個碟子裏，但還是放在一個桌子上的；這就是結局。

王 噯呀，噯呀！

哈 我們說不定用那吃過國王的蛆蟲作餌去釣魚，然後再吃下那吞了蛆蟲的魚。

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哈 沒有什麼意思，不過告訴你，以你國王之尊，也可以到乞丐的腸胃裏巡遊一回。

王 普婁紐斯在那裏？

哈 在天上；你派人去那兒找他；若是你派的人在那兒找不到他，那麼你自己到旁的地方

去找罷。但是你若在這個月內尋不着他，那末在你走上階的時候，你就會嗅到他了。

王 (向數侍從) 去到那裏找他。

哈 他在那裏正等着你們去呢。 (侍從等退場)

王 哈夢雷特，我爲了你這次做出的事情，真憂慮得很，同時又要爲你謀身邊的安全，所以我不得不火速派你到外國去；你趕快準備罷；船已備好，又有順風，侍候人等也在候着，一切準備好了到英格蘭去。

哈 到英格蘭去！

王 是的，哈夢雷特。

哈 好的。

王 只要你了解我的苦心，這當然是件好事。

哈 我看見一個天使，他看出了你的苦心——但是，好罷；到英格蘭去——親愛的母親，就此告辭了。

王 還有你的親愛的父親呢，哈夢雷特。

哈 告辭母親就夠了；父與母就是夫與妻；夫妻原是一體；所以告辭母親就夠了。——走罷，

到英格蘭去！

（退場）

王 跟着他去；誘他趕快上船；不要延誤；我今晚就叫他動身！關於這事的一切，都準備好了；

請你們趕快罷！

（羅吉二人退場）

英格蘭王噶，假若你還有點看重我的友情，——既然丹麥的刀砍在你的身上，那創傷還是鮮紅的，你嚇得自動地向我求和，你就應該知道我的厲害。——你便不要把我的命令看得冷淡；我的命令在信中已詳細說明，即請你立刻將哈雷特處以死刑。你應遵命辦理，英格蘭王，因為他像熱症似的在我血管裏猖狂。你非給我醫治不可；在我沒有聽到這事已辦妥的消息以前，我無論有什麼好運，我是不會快樂的。（退場）

第四場：

丹麥國內一平原。

——浮廷布拉斯，一隊長，和許多兵士進軍登場。——

浮 隊長，你去向丹麥王致敬；告訴他浮廷布拉斯根據他前次的允諾，現在率兵要通過

他的國境。集合地點你是知道的。萬一陛下有事相商，我可前去會面。你把這意思告訴他。

隊長 遵命。

浮 慢慢地前進。

(浮廷布拉斯及衆兵士退場)

——哈夢雷特，羅岑克蘭茲，吉爾丹斯坦及其他登場。——

哈 (對隊長) 請問先生，這是誰的軍隊？

隊長 這是挪威國的先生。

哈 請問你，爲什麼目的要出兵？

隊長 爲着攻打波蘭的一部。

哈 誰是帶兵的？

隊長 是挪威老王的姪兒，浮廷布拉斯。

哈 是去攻打波蘭的本部，還是只佔一些邊疆？

隊長 老實說罷，一點也不虛僞，我們只要去佔他一塊徒有虛名並無實利的小小的土地。那塊土地就只要我五塊錢租金，我都不願去租；那土地若是出賣，無論是挪威王的或是波蘭王的，決賣不出較大的價錢。

哈 既是這樣一塊地方，那麼波蘭人該不會防守牠了罷。

隊長 不，已經派兵在駐防了。

哈 兩千個生靈，兩萬元軍費，還怕解決不了這一根稻草似的問題嗎？這也是國家昇平日久倉廩豐富所產生出來的膿瘡。裏面已潰爛，外面未顯出什麼，看不出人是爲什麼死的，——謝謝你指教，先生。

隊長 上帝保佑你，先生。

(退場)

羅 殿下，我們走罷？

哈 我隨後就來，你先走一步。

(除哈雷夢雷特外，餘均退場)

怎麼一切東西都在責備我，刺激我的遲鈍的復仇之念！假使一個人只知吃飯睡覺，此外別無所事，這還算得上一個人麼？這只是一個禽獸而已。上帝既給與我們這樣廣大的智力，能夠瞻前顧後，當然他決不能賦與我們這神聖的理性而又羈着不用。現在不知道我倒底是獸類的健忘，還是對事過於思索多慮，——這念頭若分做四份，只有一份爲智慧，倒有三份是怯懦——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只是天天嚷着『這事是要幹的』

本來在我是有理由，有意志，有力量，有方法來幹這事的。像地球般大的昭着的往來都在勸我動手；看看這軍隊，人數衆多，餉精浩大，而統率的卻是一位柔弱的王子，他的雄

心勃發起來便嘲弄那不可知的結局那怕僅僅爲了一個蛋殼也不惜挺身而出，不避命運，死亡，和危險。非有大事當前，決不輕舉妄動，這的確是偉大了，然而名譽攸關的時候，就爲着一根稻草也要力爭，這也正是偉大。我自己怎樣呢？父親被人殺死，母親被人玷污，於理於情，都無可忍，然而卻隱忍昏睡，看看這兩萬人僅爲了一點虛幻的騙人的名譽，竟視墳墓如睡床，拚命效死，所爭的那塊土地既不夠做他們的戰場，也不夠做他們陣亡將士的埋骨之所，我對此能不慚愧嗎？啊，從今以後，我該把心腸放狠些，否則全無價值了。

(退場)

第五場：

哀爾西諾爾 城內之一室。

——后，何勒修，及一紳士登場。——

后 我不想和她說話。

紳士 她一定要請見；她是真瘋了；她那樣子真可憐得很。

后 她要怎麼樣？

紳士 她總是提起他父親的事；她說她聽見這世界上有種種陰謀詭計；她時而咳嗽，時而

挺胸，氣忿忿地踢着稻草；說着一些半明半昧的模稜的話；她的話雖然是沒有意義的，但那些片段的語句，卻又可使得聽者拚湊出意義來；他們去揣度她的意思，也不過是依照他們自己的意思把她的話拚湊起來罷了；看她說話時那種擠眼睛，點頭，做手勢的樣子，真使人覺得她的話中總有意思，雖然都不能說定，可是總覺得她是遭了什麼不幸。

何 和她說說話也好，因為她也許在險惡的人心裏撒播下危險的測度。

后 讓她進來罷。
(紳士退場)

(旁白)對於我這內咎的心靈，無論什麼小事都像是甚麼大禍的預兆，這也正是罪人的本性罷；罪人最多愚笨的猜疑，越怕事情洩露，事情越容易洩露。

——紳士引奧菲麗亞登場——

奧 美麗的丹麥王后在那裏？

后 你怎麼了，奧菲麗亞？

奧 (唱歌) 誰是你的真情郎，

我怎麼能知道？

由他的拐杖麻鞋
和他的海扇兒帽。

后 嚶呀，好姑娘，這個歌是什麼意思？

奧 你說什麼，請你聽我唱罷。

（唱歌） 他已經死了，姑娘，

他死了不再回來了，

他腳底下有的是石碑，

他頭上蓋的是青草皮。

啊，
啊！

后 但是，奧菲麗亞，

奧 請聽着罷。

（唱歌） 屍衣白似山頭雪，

——王登場——

后 咳，你看看，陛下。

奧 (唱歌) 還飾着鮮豔的花兒；

哀痛中入了墳墓，

情淚像雨樣地灑着。

王 你好呀，美麗的姑娘？

奧 好啊，謝謝你！他們說貓頭鷹是烤麵包的女兒，陛下，我們都祇知道現在，但不知道會變成什麼。上帝保佑你！

王 (傍白) 她是想念她的父親呢。

奧 請你再不要說起這件事；有人問你這是什麼意思，請你就這樣說罷：

(唱歌) 明天是瓦冷坦聖節(註二八)

大家應該起得早些，

我是你的窗前女，

來做你的瓦冷坦；

他便起來穿衣裳，

打開他的寢房門，

把個處女迎進去。

出門便非處女身。

王 可愛的奧菲麗亞！

奧 真的，喂，不必賭咒，我就要唱完了。

(唱歌) 天呀地呀真可恥！

男子愛做這種事，

只消他們有機會；

噯，這是他們的錯處。

她說，你以前害了我，

答應娶我同居。——

(他回答說)

我發誓一定這樣做，

你若沒來上我的床。

王 他是這樣有多久了？

奧 我希望一切都會好的。我們應該忍耐。但是一想到他們會把他埋在那種冰冷的地下，我又禁不住要哭起來。這事我的哥哥一定會知道的，我很感謝你們的忠告。——來，我的車子！——晚安，諸位夫人；晚安，親愛的諸位夫人；再會。再會。

（退場）

王 緊緊的跟着她去；好好地照拂她，我請你。

（何勒修退場）

啊，這是憂慮太過的毒害；這都是因他父親的死而惹起的。啊，葛特魯德，葛特魯德，悲痛之來決不是單單一個步哨，而是成羣結隊的！第一，她的父親被殺了；第二，你的兒子又遠走了。其實他的被逐，也是禍由自取；人民對於普婁紐斯之死，很是瞎猜亂傳的，加上我的處置，也不妥當，不該把他悄悄地葬了；使得奧菲麗亞失了理性，我們沒有理性，當然只是徒具人形，或者竟是禽獸了。最後，還有和這些同等重要的事，便是他的哥哥私從法國歸來了，對於他父親的死，當然會要奇怪，但又隱忍不說出來，而流言蜚語的毒菌，也必然會要侵入他的耳朵；這些流言蜚語，缺乏事實的根據，自然信口雌黃的逢人便說是我謀害的了。啊，葛特魯德，這簡直是殺人的開花砲一樣，要打得我體無完膚哩。

（內喧鬧聲）

后 啊呀，這是什麼聲音？

王 我的衛兵在那裏？叫他們把門守住！——

——另一紳士登場——

是什麼事？

紳士 陛下，你快逃命；氾濫的海洋吞沒平原，其來勢之猛，還不及內阿蒂斯領來一羣暴徒壓迫你的衛兵那樣。一般愚民，叫他做國王；好像是這世界是現在纔開始的，無所謂古法慣例，他們自己便可以批准擁護任何建議似的，他們喊着『我們選舉內阿蒂斯做國王！』於是帽子，手，舌頭，一齊的喝采這建議到九霄雲外，『要內阿蒂斯做國王，內阿蒂斯做國王！』

后 聽他們多麼快樂地向着迷途叫喊啊！你們走錯路了，你們這些糊塗的丹麥的狗！
王 門被打破了！

——內阿蒂斯執武器登場，丹麥羣衆隨後。——

內 國王在那裏？——請諸位站在外面。

衆 不，讓我們進來。

內 我請你們，這事交給我來辦。

衆 好罷，好罷。

(衆退至門外)

內 謝謝你們，把住這個門。——哼，你這個萬惡的王，還我的父親來！

后 安靜一點，好內阿蒂斯。

內 我若有一滴血是安靜的，便宣告我內阿蒂斯是個私生子，罵我父親做烏龜，在我母親的貞潔的兩眉之間打上一個娼婦的烙印。

王 是爲什麼原故，內阿蒂斯，你這樣猖狂地謀叛？——讓他去罷，葛特魯德，不必爲我擔心；一個國王自有神明圍護着，叛逆的人只能窺伺非分，不能照他的己意實行的。——告訴我，內阿蒂斯，你爲什麼這樣生氣？——放開他，葛特魯德。——你說罷。

內 我的父親在那裏？

王 死了。

后 可並不是他殺的。

王 讓他儘量說罷。

內 他怎樣死的，我不受你的騙！忠君之義，你下地獄去罷！君臣的盟誓，交給漆黑的魔鬼去罷！良心和慈悲，一齊滾到無底的深淵裏去罷！我情願死後受罪。我堅持這一點，此生來

世，我都不管，要怎麼樣便怎麼樣；我只要澈底地爲我父親復仇。

王 誰攔阻你？

內 除了我的意志，否則全世界也沒有這力量來攔阻我；我的手段雖說有限，憑我運用得法，便可以收到十二分的成效。

王 好內阿蒂斯，你說你想知道你父親死的真象，但是在你報仇的計劃中，你是不是不分敵友，不論勝負，要一網打盡呢？

內 除了他的仇人外，一概不問。

王 那麼你願意知道誰是他的仇人麼？

內 對於他的友人，我不惜張開這樣寬的手臂來擁抱他們；並且願像捨身哺雛的鵜鶘一樣，用我的血來宴請他們。

王 對呀，這纔像是一個好兒子，真紳士的說話。你父親的死，我是沒有罪過的，並且我對這件事事很是傷心，事實，昭彰，有如青天白日，以你的尖銳的觀察，是不難明白的。

衆（在內） 讓她進來，

內 怎麼了？那是鬧什麼？

——奧菲麗亞再登場——

啊，熱氣，烘乾了我的腦子！放了七次鹽的眼淚，醃瞎了我的眼睛！——憑天說話，必要得到大大的賠償，非到我的代價壓倒了天秤桿子決不甘休。啊，五月的薔薇，親愛的少女，和善的妹妹，可愛的奧菲麗亞啊！——啊，天呀！難道少女的神經也和老人的生命一樣脆弱嗎？人的天性在愛情中最是微妙，所以在一往情深之中，就能以最寶貴的天性拿來獻給他所追念的人。

奧（唱歌） 他們讓他露着臉兒擡上了棺車去；

嚇嚶嚶呢，嚶呢，嚇嚶呢；

墳上淚珠落似春天雨。——

再會罷，我的班鳩！

內 你若沒有瘋，且勸我報仇，也都不能像你現在這樣感動我。

奧（唱歌） 你也要這樣唱啊：『當阿當，你就叫他做當阿當。』啊，這歌聲和紡車機輪的調

子多麼調和！拐帶了主人的小姐的，就是那個沒良心的管家。

內 這一段胡說比正經話還有意義。

奧 這兒有『迷迭香』是保持記憶的；愛人呀，請你不要忘記了我；還有『三色堇』是表現心思的花。

內 瘋狂之中也含有教訓，心思和記憶緊緊地配合起來了。

奧（對王）這裏有一枝茴香，還有幾枝樓斗花，是送給你的；（對后）這裏有一枝芸香，是送給你的；這些是我自己要的；這芸香我們可以稱他做禮拜日的懺悔草啊，這芸香的插法可要特別些；（對內）這兒有一些延命菊；本來我想給你一些紫羅蘭，可是我父親死後，它們都枯萎了；人家說他得了一個好收場——

（唱歌） 可愛的羅賓，是我整個的歡忻。

內 她把憂鬱，煩惱，哀情，以至地獄自身，都化成可愛的美麗的東西了。

奧（唱歌） 他再也不回來了嗎？

他再也不回來了嗎？

不，不，他已經死了。

到他永眠的床上去了，

他再也不會歸來了。

他的鬍子白如雪，

他的頭頂黃似麻；

他去了，永遠的去了，

我們不必再痛哭了；

願上帝憐憫他的靈魂！

我也爲一切基督教徒祈禱——上帝保佑你們！

內 你看見這個樣子沒有，啊，上帝啊！

王 內阿蒂斯，我一定要分擔你的憂愁，否則便是你否認我的權利。現在你儘可先去，在你的最賢明的朋友中，喚他們幾個來，讓他們來裁判你我中間的爭執。如果他們發見我與這罪案有關，不問是直接或間接的，我情願把我的國土，我的王冠，我的生命，以及我所有的東西，都送給你以作賠償。若是並不這樣，那麼你對我便該平心靜氣，我必定和你同心協力來設法使你得到相當的滿足。

內 好，就這麼辦；他死得奇怪，葬得不明不白，埋骨之處，上面沒有標記，沒有刀劍，也沒有勳徽，並且葬時沒有高貴的儀式，也沒有照例的排場，呼冤之聲震動天地，所以我不能不

追究。

王 你儘管去追究罷；

誰犯罪，誰就受罰。

你同我來罷。

(衆退場)

第六場：城內之別一室。

——何勒修和一僕登場——

何 要和我說話的是些什麼人？

僕 是些水手，先生；他們說有信要給你。

何 叫他們進來。——(僕退場)——若不是哈夢雷特，我想起還有誰會給我寫信。

——水手們登場——

第一水手 上帝降福你，先生。

何 也降福給你。

第一水手 假如上帝高興，先生，他會降福給我的。這裏有封信給你，先生，——這信是到英

格蘭去的使臣寄來的，——我剛纔聽見說你先生就是何勒修，這信就是給你的了。

何（讀信）何勒修兄，你讀了這封信之後，請你設法引導來人去謁見國王；因他們還帶有信件給他。我們到海上不過兩天，便爲一個武裝的海盜船所襲。我們的船速力太小，逼得只好鼓着勇氣應戰；在爭鬪的時候，我跳上了他們的船，剎那間他們的船離開了我們的船；於是我一個人便成了他們的俘虜。他們待我還客氣；他們知道這樣做是有好處的；我是相當給他報答的。請你設法使國王能收到我的信；你要用逃命一樣的速力趕快跑到我這裏來。我有些話要和你說，你聽了會要嚇呆的；但是用言語說，恐怕還不能道盡其內容。這幾個來人，當能引你到我這兒來。羅岑克蘭茲和吉爾丹斯坦現仍然向英格蘭去了；關於他們，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再會。

你的至友哈雷特。

人。來，我引你們去送你們的信件；並且趕快去，你們好帶我去見那叫你們送信來的那個人。

（衆退場）

第七場：城內之又一室。

王 現在你的良心一定承認我是無罪的了。而且你要把我當作朋友，因為你已經聽得很明白，那殺死你父親的人原是想謀害我的生命。

內 事情當然是很明白了；但是你要告訴我，你爲了自身的安全，按照理性，以及其他一切，你都應該設法處置，爲什麼對於這種重大的犯罪竟不加以懲辦呢？

王 啊，這也因為兩個特別的理由，這理由在你看來也許薄弱得很，但在我看來卻是很重大的。他的母后，一不看見他，幾乎就不能活下去；而我呢，——且不管這是我的長處還是缺點——我覺得她和我的生命及靈魂，連繫得非常緊密，像星宿不能離開他的軌道一樣，我簡直不能離開她。我之不能公開地裁判他的另一動機，就是因爲他很受一般民衆的愛戴，他們把他所有的缺點都浸在他們的友愛中，便像鑛泉把木頭化成石頭一般，真能把他的腳鐐轉化爲他的榮耀；所以我的這枝箭太軟，抵不過那樣的狂風，恐怕箭發出去不獨不能射中，反要折回來傷着自己的手呢。

內 這樣，我就算是失掉了我那高貴的父親；我的妹妹也就被陷在瘋狂的危險狀態中，她

的才貌真可以說是蓋世無雙的。但是我終久是要報仇的。

王 你不必因此而着急失眠；你不要以為我是愚鈍的原料做的，危險抓着我的鬍子，還認為是遊戲。不久我還要告訴你更詳細的下文；我愛你的父親，而我也愛我自己；我希望，這可以叫你猜想到——

——一使者持信登場——

怎麼樣！有什麼事情？

使 有信，陛下，哈夢雷特殿下寄來的；這封是給陛下的；這封是給王后的。

王 哈夢雷特寄來的？誰送來的？

使 他們說是水手送來的，陛下；我沒有看見他們；這些信是克勞蒂沃給我的，他是從送信的人的手裏拿過來的。

王 內阿蒂斯，你聽聽這信的內容。——你去罷。

（使者退場）

（讀信）

『陛下，我一個光身回到你的國土裏來了。明日請准我前來謁見；屆時當請求恕罪，並聲述我這次突然的，且極奇怪的歸國緣因。』

哈夢雷特

這是什麼意思？其餘的人都回來了麼？說不定是故弄玄虛，沒有這回事罷？

內 陛下，你可認得這筆蹟？

王 這確是哈夢雷特的筆蹟；「光身，」反面附註中他又說「獨自一人，」這些，你能爲我解釋嗎？

內 這事我怎麼也不了解，陛下。但是他回來了更好；我痛苦的一顆心倒又因此溫和起來了，我竟有機會當面告訴他：『這事原來就是你做的。』

王 若是他真的回國來了，內阿蒂斯——他怎麼會回來呢？保不定他不致回來呢！——你願聽我的指揮不？

內 願聽指揮，陛下；只要你不強制我和平解決。

王 我一定能叫你心平氣和。他現在若真的回來了，想來他是半途折回不想再去，那麼我就引他走入我已計劃成熟的圈套，他一中了我這圈套，就一定會要滅亡；他這樣一死，並不會惹起一點點非難的，就是他母親也不致怪我，而只會認爲是不測的災禍哩。

內 陛下，我願依從你的意思，假如你能使我做你的計劃的實行者，那就更好了。

王 這正合我的意思。自從你出外去以後，大家就常常談及你，而且當着哈夢雷特的面，說

你有一樁很好的本領，你所有的才能，都不能像這樁本領一樣招他的嫉妬，但據我看來，倒不算什麼。

內 是什麼本領，陛下？

王 這本領雖不過是青年人的帽子上的一個飾紐，但是卻很需要；因為青年人之宜於穿漂亮輕便的衣裳，正和老年人之宜於穿保持健康與莊嚴的裘服是一樣道理。兩個月以前，這裏有一位諾曼蒂的紳士——法國人之善於騎馬，我是親眼看見過的，並且我會和他們戰鬪過；但是這位先生對於這一道簡直是出神入化；他在馬鞍上簡直像是生了根，其騎法之神妙，就好比馬和人已合為一體，在心理方面也有一半息息相通。他那種技術非我所能想像，我怎樣去學他的身段，法則，可是總做不到。

內 是一位諾曼蒂人？

王 是一位諾曼蒂人。

內 我敢打賭，那一定是拉蒙。

王 正是這個人。

內 我很認識他；他真是全國的珍寶。

王 他提到你，便非常恭維你的武藝，尤其是擊劍一道，據說你若得到敵手，那一定好看煞人；他又賭咒說，法國的劍客若和你交手，不獨不能進攻，也無法招架，並且連眼睛都會看不準。這些話激起了哈夢雷特的嫉恨，他一心祇盼你早日回來，和他比試。現在，利用這一點——

內 什麼利用這一點，陛下？

王 內阿蒂斯，你從前很痛愛你的父親嗎？你還是只像一張悲哀的畫像徒有臉而沒有心？

內 你爲什麼問我這個？

王 我並不以爲你不愛你的父親；不過我很知道愛情是要有長時間發生的，時間也能消滅愛情的火焰，愛情的火焰之中就藏着一條能使火焰暗澹的燈心或是燭花；天下沒有能持續的好事；好事變得太大的時候，也就會要因太好而消失；我們想做一件事，在想要做的時候便應該做；因爲這「想做」是會變卦的，並且各式各樣的減退遷延，如世人的舌頭，手，世態的變幻一樣的不易捉摸。就是那「應該」二字也只像是敗冢子的嘆息，怨艾自傷罷了。不過，這些話都不管他，如今哈夢雷特回來了；你將怎樣從行爲上而不在言語上表現出你是你父親的兒子呢？

內 就是在禮拜堂裏，我也要把他殺死。

王 的確，什麼地方都不應該成爲保護殺人犯的場所；報仇是不管什麼地方的。但是，好內阿蒂斯，你既有意報仇，只消躲在你自己的屋子裏。哈夢雷特回來了之後，我就叫他知道你也回來了；我指派一些人去恭維你的本領，要說得比那法國人說的還要錦上添花；然後使你們聚會，懸起賞品，來比賽一場。他是一個疎忽的人，又爽直，毫無陰謀，一定不會來檢視用劍，這樣你便安安穩穩地或弄一點狡猾，選擇一把有刃的劍，只要狠心一戳，便可報了殺父之仇。

內 我就照這樣做；並且爲了這一目的我還要在那劍上塗些毒藥。我從一個江湖醫生買到了一點藥油，並且毒極了，若把刀在這藥裏浸一下，輕輕刺傷一點皮膚，見一點血，就要致死，即使是月光下採來的靈草所製的妙藥，也決不能起死回生；我就把我的劍頭塗上這種藥，輕輕傷他一下，他定死無疑了。

王 我想這事還要仔細想想；要斟酌什麼樣的時間上及方法上的方便最合於我們的計劃。萬一這一着失敗，或是做得不好被人看出破綻，那麼這事還不如不做；所以這一計劃要有個退步，一試不成功，還要有第二步的辦法應付。且慢——容我想想看——你

們比藝的時候我得備一點莊重的彩物。我有了你們交手起來又熱又渴的時候——所以你要猛烈地和他鬪，使他又熱又渴——他一定要喝水，我便特爲他預備一杯毒藥；如果他偶然逃了你的毒劍，只要他略吸一口毒水，我們的計劃還是可以成功。且住，什麼聲音？——

——王后登場——

怎麼了，愛妻？

后 咳，真是禍不單行，並且來得這樣快。——你的妹妹淹死了，內阿蒂斯。

內 一淹死了！啊，在那裏？

后 有一株楊柳斜長着在河邊，白葉倒映在玻璃似的流水中；她就來到這個地方，拿着一些花圈，紮的是毛茛，蕁麻，延命菊，以及村野的牧人呼之以粗俗的名稱而純潔女郎稱作「死人指」的紫蘭；就在那裏她爬上柳樹去掛她的花圈，誰知無情的枝子斷了；她的花圈和她自己正墮在嗚咽的河流中。她的衣服展開像是鮫人似的，把她浮起了一會兒；這時她唱了幾句古歌，似乎不知道自身的痛苦，又好像是生在水上的動物似的；但這情形不多久，她的衣服吸了水就變重了，於是把這可憐的姑娘於曼聲高歌之中

扯到污泥的死所去了。

內 噯，那麼她是淹死了？

后 淹死了，淹死了。

內 你喝的水已經太多了，可憐的奧菲麗亞，所以我止住我的淚水；但這究竟是我們人類的習慣；天性是離不了習慣的，我也顧不了人家的恥笑了；淚出完了之後，兒女之情也就盡了。——再會罷，陛下；我雖有烈火似的言辭要爆發，但被這一陣淚水澆滅了。

(內退場)

王 我們跟着他去，葛特魯德。我不知費了多少氣力纔平了他的怒氣！如今我恐怕因此又惹起他的怒來了；所以我們跟他去罷。

(衆退場)

第 五 幕

第一場：墓地。

——兩小丑攜鐵鏟等登場——

小丑甲 這位自己尋死的姑娘還想用基督教的儀式來埋葬嗎？

小丑乙 告訴你罷，正是這樣；所以你要趕快替她掘墓呀；驗屍官查過了，決定用基督教儀式。

小丑甲 這怎麼可以，她又不是爲着自衛而死的？

小丑乙 什麼；人家要是這樣決定的呢。

小丑甲 除非爲自衛而死的纔可以，否則就不成。因爲關鍵就在這裏；假如我故意投水淹死，這便叫做一個行爲，而一個行爲可分爲三部分；便是去行，去爲，去完成；所以她故意投水淹死了。

小丑乙 不是；你聽我說，掘墓的夥計，——

小丑甲 喂，你聽我說；譬如這裏有一池水；好，這裏站着一個人；好，假如這個人走到這池裏去投水淹死他自己，那麼不管他怎麼，總是他自己走過來的；你要注意這一點；但假如這池水走過來淹死他，他便不算是自己淹死自己了；所以，凡是沒有犯殺死自己的罪的人，就不是自殺。

小丑乙 法律是這樣的麼？

小丑甲 是的，這是驗屍官的驗屍法。

小丑乙 你不想知道這事的真相？假如這死者不是官家的姑娘，她便不會用基督教的儀式來埋葬了。

小丑甲 對了，你說的真對；更可笑的是，大人物無論投水也好，懸樑也好，比起普通的基督教徒來，總要體面得多。——來罷，我的鏟子。講到世家，除了園丁，掘溝的，掘墓的之外，再沒有什麼更古的了；他們現在還繼續幹着亞當的職業哩。

小丑乙 亞當是一位世家嗎？

小丑甲 他是第一個佩帶紋章的。（註二九）

小丑乙 甚麼，他那裏佩帶着紋章。

小丑甲 怎麼你怕是個異教徒罷！你那聖經是怎麼讀的？聖經上說「亞當掘地」他能掘地，難道不要「器具」嗎？我還要問你一個問題，你若答得不對，你便要自己認罪——

小丑乙 你問。

小丑甲 甚麼造出來的東西比石匠、造船匠和木匠所造的還要堅固？

小丑乙 做絞首架的；因為那個架子上就經過一千個來居住，還是一樣的堅固。

小丑甲 你這傢伙倒還聰明；絞首架很好，但是爲什麼好呢？因爲對做壞事的人好；現在，你可做下了壞事，因爲你說絞首架比禮拜堂還造得堅固；所以絞首架對於你倒也很好，好，再回答看。

小丑乙 你說是『誰造出來的東西比石匠、造船匠、木匠所造的還堅固？』

小丑甲 對了，你回答我，就饒了你。

小丑乙 哈，這我能回答出來。

小丑甲 你說。

小丑乙 我的天，我答不出。

——哈夢雷特與何勒修遠遠地登場。——

小丑甲 不再敲你的狗頭了，因為你這蠢驢怎麼打也是走不快的；以後若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你就說「造墳墓的」；因為他們所造出的房子，一直到世界末日還不壞。去，你到約翰（註三〇）那裏去；給我拿一杯酒來。

（小丑乙退場）

（小丑甲且掘且唱）

「小時候我也曾經戀愛過，

覺得那味兒真不錯，

只恨，啊，光陰去得快，

我不知當年鬧了些什麼！」

哈 你看這傢伙掘墓的時候還唱歌，難道自己幹的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嗎？

何 做慣了也就不覺得了。

哈 對了，越是不常用的手！越有敏銳的感覺。

小丑甲 （唱歌）

「但是老年偷偷地走過來，

將我一把抓在他的手裏，

我自從被送到這個土裏來，

好像我從來不曾這樣的。」

(拋出一個骷髏)

哈 那個骷髏從前也有一個舌頭，也能唱歌；那傢伙竟把骷髏亂丟，好像把他當作世間第一個兇手凱英的顎骨！這蠢驢隨手擺佈的這顆頭顱，也許就是一個政客；或許是傷天害理的政客的罷？

何 也許是的，殿下。

哈 也許是一位會說：『大人早安！大人近日你好！』的傢伙罷？這也許就是極口恭維某某大人的馬，心裏却想把牠據為已有的某某大人，也未可知呢？

何 是的，殿下。

哈 對了的，確是的；可是現在成了蛆蟲夫人的所有物了；下顎沒有了，腦袋被掘墓的人的鏟子敲着，這纔真是好玄妙的變遷，假如我們有本領看得出來的話。這些骨頭生長起來，難道除了讓人家用棒子打着玩之外，就沒有別的用處嗎？這事想起來使人真難過。

小丑甲 (唱歌) 「一鋤。一鏟，又一鏟，

還有一件裹屍衣；

啊，挖下這個黃土坑，

爲這客人很相宜。」

（又拋出一個髑髏）

哈 又是一個；這說不定是一個律師的髑髏呢？現在他的詭辯，他的歪曲，他的案件，他的租地法，和他的欺詐呢，都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他現在忍受這粗漢把骯髒的鏟子敲他的頭，而不告訴他要控以歐打的罪呢？哼，這傢伙當年也許是個大買其土皮的人，訂合同，立契約，收罰款，取雙保，索賠償呢。如今他的大好頭顱，卻塞滿了泥土，這大概就是他一生辛苦的結局，經營財產的收獲呢？他的保證人，他的雙重保證人再不能比那兩紙契約更能保證他的產業嗎？他的地產的契據也不能放在這個墓穴裏罷；可是地主本人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別的吗？

何 一點別的什麼也不能有，殿下。

哈 契紙不是用羊皮紙做的嗎？

何 是的，殿下，有時還用牛皮做，

哈 以爲契紙可靠的人，纔是牛羊一樣蠢哩。讓我和這傢伙說說話——這是誰的墓，夥計？

小丑甲 是我的先生——

(唱歌) 「啊，挖下這個黃土坑，

爲這客人很相宜。」

哈 我也以爲是你的，因爲你躺在這中間。(註三一)

小丑甲 先生，你在墓外，所以這墳不是你的；至於我呢，雖然沒有臥在裏面，但這墳是我的。哈 你分明在說謊，你在墳裏面就說這墳是你的；這墳是死人用的，不是活人用的，所以你是說謊。

小丑甲 這真是個活活的謊，先生；他還會跑呢，當心跑到你的嘴上去。

哈 你是給什麼人掘這墓呢？

小丑甲 不是給什麼人。

哈 那麼給什麼女人麼？

小丑甲 也不是給什麼女人。

哈 那麼要把誰埋進去呢？

小丑甲 要埋的是從前的一個女人，先生；但是願她的靈魂安息，她已經死了。

哈 這傢伙好難講話！我們若不瞧着辭令書說話，否則人家就要尋着我們的錯處。實在，何勒修，這三年來我細心注意了這一點，這時代的人越發尖利了，平民的腳尖接觸着廷臣的腳跟，能擦傷他的凍瘡哩。——你做這掘墓的有多久了？

小丑甲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做，我是從先王哈夢雷特戰勝浮廷布拉斯那一天起，便幹這個事。

哈 那經過了多少年了？

小丑甲 你算不出來嗎？每一個蠢人都能算得出；那正是小哈夢雷特生的那一天；他現在瘋了，被送到英格蘭去了。

哈 哦，對了，爲什麼把他送到英格蘭去了？

小丑甲 就是因爲他瘋了呀！在那裏他能恢復原狀；就是不能恢復，在那裏也無關緊要。

哈 爲什麼？

小丑甲 因爲在那地方他們看不出他是瘋子；那地方的人就都和他一樣的瘋哩。

哈 他是怎麼瘋的？

小丑甲 很奇怪的，據說。

哈 怎麼「奇怪」

小丑甲 老實說，他神經都錯亂了。

哈 瘋的根源在那裏呢？

小丑甲 自然是在丹麥；我從小到大在這裏已做了三十年的掘墓人了。

哈 一個人埋進土裏之後，要多久時間纔腐爛？

小丑甲 說句實話，假如他不是在未死之前就已腐爛——因為近來害楊梅瘡的死屍很多，等不到埋葬就爛了——大概可以經得八九年；一個製革匠可以經得九年。

哈 爲什麼他比別人經得久些？

小丑甲 先生，他做的那行手藝，把自己的皮膚都磨練得軟軟的了，可以經好些時候水不能進去；水這東西，就是腐蝕你那雜種死屍最厲害的藥。這裏有一個髑髏；這髑髏在土裏已埋了二三十年了。

哈 這是誰的？

小丑甲 這是一個發瘋的雜種的；你以爲是那個的？

哈 我不知道。

小丑甲 這個遭瘟的雜種瘋子！他有一次把一罇酒倒在我的頭上。這髑髏先生，便是國王的弄臣約利克的髑髏。

哈 是這個？

小丑甲 就是這個。

哈 我來看看（取髑髏）——啊，可憐的約利克——我認得他，何勒修；這傢伙是一個談諧百出，才氣縱橫的人；他曾把我背在他背上總有一千回；但是現在想起來是多麼難過啊！我要嘔了。當時我不知吻過多少次的這嘴唇就是掛在這個地方。——你的嘲笑，現在那裏去了？你的跳躍呢？你的歌唱呢？你那能使滿座傾倒的滑稽天才呢？現是一個人都沒有了，你是露着牙齒在嘲笑自己罷？你很垂頭喪氣罷？你現在可到那些小姐太太的住房裏面去，告訴她們，任她在臉上塗上一寸厚的脂粉，結局她也要變成這個樣子；讓她們也笑一笑罷。——我請你，何勒修，告訴我一件事。

何 什麼事，殿下？

哈 你想亞力山大在土裏也是這個樣子嗎？

何 是這個樣子。

哈 也是這樣的氣味嗎？

(丟掉燭體)

何 是這樣的，殿下。

哈 我們的軀體不知會要變作什麼下賤的用途，何勒修！我們若跟着亞力山大的塵埃想

像下去，也許能看見他是在塞着什麼酒桶的孔呢？

何 這樣想下去，那未免太想入非非了。

哈 不，一點也沒有想入非非；這不過是以常情爲先導，很平淡無奇的推想到那裏罷了。是

這樣想的：亞力山大死了，亞力山大埋了，亞力山大變化塵埃了；塵埃即是土，土又可以作成黏土，那麼他既變成了黏土，怎見得不會拿來塞啤酒桶呢？

凱撒大帝死了變黏土，

拿來補壁好防風，

啊，這震驚一世的一塊土。

爲了防風竟拿牠補在破壁中！

但是，喂！別作聲快躲開，你看國王來了。

僧侶等行列登場；內阿蒂斯及送葬的人們隨着奧菲麗亞的屍體；王后及侍

從等同上。

王后，廷臣們都來了；他們是送誰的葬？並且又用這樣簡單的儀式？這大概他們所送的死者是因失望而死的；這個死者一定是個有身分的人，我們姑且躲開，看一看兒罷。

（與何勒修同伏臥在旁邊）

內 還有別的儀式沒有？

哈 那是內阿蒂斯，是一位英俊的少年；你看。

內 還有別的儀式沒有？

僧甲 她的葬儀，已經鋪張到我們所能邀准的範圍的最大限了；她死得很可疑；若是沒有朝廷的大命變更教會的定章，那麼她只合暫埋在沒有超度過的土裏，等待最後審判的喇叭；代替着那慈悲的禱告，只合用殘瓦碎石，和石塊拋在她的身上；可是現在卻許她戴上處女的花冠，撒着貞女的花朵，入土時還有喪鐘。

內 沒有別的禮可行了嗎？

僧甲 沒有別的禮可行了。我們若像對善終的亡者一般，對她也唱一闕安魂樂等等，那我們便是瀆褻葬禮了。

內 那麼放她下土罷——從她的美麗清潔的肉體上會生長出紫羅蘭——我告訴你，愜吝的僧人，將來你在地獄裏哀號的時候，我的妹妹必定成了天使了。

哈 怎麼，是可愛的奧菲麗亞麼？

后 (撒花) 美麗的花投給這美麗的人；永別了！我滿心祇望你能做我的哈夢雷特的妻子。我祇想裝飾你的新娘床，可愛的姑娘，那裏想到今日却在你的墳上撒花呢！

內 啊，千重萬重的災禍都去降在那可惡的人的頭上罷，他的險惡的行爲奪去了你那銳敏的意識！——泥土且漫一點放，讓我再抱一抱她。——(跳入墳中)——現在你們把

活人死人一道埋了罷，直把平地堆成一座山，比古代的拍梁山或沃林帕斯山的絕頂還要高。(註三二)

哈 (上前) 這是什麼人，悲痛得這樣淒切？這哀傷的言辭使得行星聽了都要停着腳步發呆？我是丹麥王子哈夢雷特。(跳入墓中)

內 魔鬼捉住你的魂！(互相扭打)

哈 你這話說得不好。請你不要抓住我的咽喉；因為我雖不是鹵莽的傢伙，卻也不是好惹的，我可能叫你有幾分駭怕。放手！

王 快把他們兩個扯開。

后 哈夢雷特，哈夢雷特！

衆人 兩位先生——

何 好殿下，請鎮靜些！

（侍從分開兩人，兩人從墳中出）

哈 怎麼爲了這樁事我得和他打一架，就打得睜不開眼睛也要打。

后 啊，我的孩子，爲了什麼事情？

哈 我愛奧菲麗亞；四萬個兄弟的愛合起來，也抵不得我對她的愛。——你想替她怎麼做？

王 啊，他發瘋了，內阿蒂斯。

后 看上帝的面，容忍他罷。

哈 該死的，看你做哥哥的究竟要怎麼做？你哭嗎？你要打架嗎？你要齋戒嗎？你要扯碎你自

己的身體嗎？你要吃醋嗎？要吃一條鱷魚嗎？我是正要這樣幹的，你是到這裏來號哭的

罷？你跳到她的墓裏是爲掃我的面子的罷？和她一起活埋，我也正要這樣做。你若是說

甚麼高山大嶺，讓他們把億萬畝的泥土堆在我們的身上，一直使得這塊地面的絕

頂在太陽圈裏燒焦，使得歐撒山小得像是一個瘤子一樣，那我也不駭怕！你，你要是說

大話，我也一樣的會說大話呀。

后 這完全是發瘋；這陣瘋還要發作一會兒，但不久就會安靜下來，會像母鳩孵着黃金似的雛兒一樣，沉默地坐下來。

哈 聽我說，老兄；你什麼理由要這樣對待我？我從來就是愛你的。——但這也不去提他；不管赫丘里斯自己要怎麼做，反正貓總是要叫的，狗總是要咬的。

(退場)

王 我請你，何勒修，好好地去招扶他。

(何勒修退場)

(向內阿蒂斯) 你要記住我們昨晚的談話，再忍耐些；那事我馬上就要來試一試。
——好葛特魯德，你要留心你的兒子。——這墳上還得要立一塊不朽的墓碑；我們不久就可看到太平的日子；但到那時候止，我們可要耐着性子行事。

(衆退場)

第二場： 城內一大廳。

——哈夢雷特與何勒修登場——

哈 這件事就說到這裏爲止；我現在要說別的事；我說的你都記得了嗎？

何 都記得了，殿下！

哈 老兄，我那時心裏發生了一陣難過，老是睡不着；我覺得比上了鏢鏢的叛徒還要難受。猛然間，——幸虧是猛然，我們該知道，在深謀遠慮失敗了的時候，有時任意而行，倒能收功；可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何 的確是這樣的。

哈 我猛然間出了我的艙房，我把航海的大衣披上，在暗中摸索着去找那東西；果然如了願，摸到了他們的那一包信，立刻我就退回我的房裏來，一時嚇得忘記了禮節，我大胆地把國書拆開了；拆開一看，何勒修——好毒惡的國王！——原來是一道嚴厲的命令，裏面還捏造出許多理由，說我對於丹麥王和英格蘭王的安全都極有關係，哈！說我最會與妖作怪，故此國書到達之日，不可有一刻延遲，也不必等磨好斧頭，要火速砍下我的頭。

何 竟有這樣的事？

哈 國書就在這裏，有空時你也看看罷。你還想聽一聽嗎，我這事後來是如何進行的？

何 請說。

哈 我既然感到四面受敵，——我還沒有和我的腦筋商量一段序幕，牠早就正戲安排好
了，——我就坐下來；另外造了一封國書；寫得端端正正；我從前也和我們的政治家一
樣，覺得寫正楷是很卑賤的事，費盡了力想把那樁本事忘記；可是，這回卻立了大功，你
要知道我寫了些什麼嗎？

何 是的，殿下。

哈 我寫的是丹麥王的一篇懇切的請求書，說英格蘭既然是他的忠誠的屬國，二王的交
情既然如棕櫚之繁茂，和平之神既然永遠戴着花冠，為兩國聯絡友誼，此外還說了許
多諸如此類的嚴重的條文，請他於此書達覽之後，立刻將下書人處死，不可有片刻延
擱，連臨終懺悔的時間，都不要給他們。

何 怎麼蓋印的呢？

哈 說起來這也是天意。我的袋裏恰好帶着我父親的印信，和丹麥王的玉璽正一個模型；
於是我把這封書照原樣疊起，簽了字，蓋了印，照舊好好地放在原處，使人家決不知道
這是封假造的國書。第二天便是我們和海盜打仗的那一天；結果如何，你已經知道了。
那麼吉爾丹斯坦和羅岑克蘭茲是去討死了。

哈 怎麼，這原是他們自己討來的差事；我自問良心對他們並不抱愧；他們好管閒事所以自討苦吃，在兩雄相鬪刀來劍去的時候，一個不知高低的人闖了進去，是不免危險的。

何 唉，這成一個什麼國王啊！

哈 你想想，我現在該做的事，——像他這種人，殺了我的父親，姦了我的母親，遮斷了我繼位的希望，還用這樣的毒計想釣我的性命——藉我的手現在來結果了他，這對於良心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罷？留着這種人類的蝨賊再來害人，那不更應該咒詛嗎？

何 英格蘭那裏的事情如何，國王一定不久就會要接到報告的。

哈 一定不久就會知道的；但目前這段時間還是我的；人生苦短，不過一瞬間就過去了。我很後悔，何勒修，方纔我不該對內阿蒂斯那樣放肆；因為推我自己的心，我就可以看到他的情形；我要向他道歉纔是的；確是因他慟哭得太過分，使得我滿肚皮是氣。

何 莫作聲，誰來了？

——沃斯利克登場——

沃 恭喜殿下回國來了。

哈 謝謝盛意，先生。——（向何旁白）你認識這個水蠅子麼？

何 (向哈旁白) 不認識殿下。

哈 (向何旁白) 你倒底比我幸運；因為認識他倒是罪過。他有許多肥田；一條牲畜既能做牲畜之王，他的芻秣就可以擺在國王的餐桌上來共餐；這傢伙是個傻瓜，但是我纔說過的，他有廣大的土地。

沃 殿下，國王陛下有一件事要我來通知殿下，不知殿下可有功夫聽沒有。

哈 我當洗耳來聽，先生，你的帽子儘可作正用，那原是戴在頭上的。

沃 謝謝殿下，祇因今天天氣太熱了。

哈 不熱，你相信我，今天很冷，刮着北風呢。

沃 真的，今天冷得很，殿下。

哈 但是對於我的體質說起來，我覺得熱得厲害。

沃 真熱，殿下，熱得厲害，——熱得就好像——我說不出像什麼了。殿下，國王命我來告訴

殿下，國王在殿下身上下了一注大賭。事情是這樣的——

哈 請你不要忘記了——
(作手勢令其戴帽)

沃 不，殿下，對不起，這樣舒服一點。最近內阿蒂斯也回來了；這人是一個十全的紳士，多才

多藝，應對嫺雅，舉止堂皇；確切地說來，他真是紳士界的南針，因為在這人身，你可看出一個紳士所應具備的才藝的總和。

哈 你把這人真形容得毫無遺憾了；雖然我很知道，若要把他的長處一一分解起來，會要把我們的腦子弄得發昏，弄得搖搖幌幌，決趕不上他的速度。但是，老實地恭維起來，我也認為他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並且秉賦卓絕，說句真話，他只有在鏡子裏纔能找得出對兒來，想模倣他的人，頂多不過是他的影子罷了。

沃 殿下的批評恰當極了。

哈 倒是什麼意思，先生？我們為什麼要用這些粗鄙的話來糟蹋這位紳士？

沃 什麼，殿下？

何 換一個說法，你就不懂了嗎？先生，你應該可以懂的。

哈 你為什麼要提起這位紳士呢？

沃 是說內阿蒂斯嗎？

何 （向哈旁白）他的錢袋已經空了；一切的黃金般的漂亮話都用盡了。

哈 是說他，先生。

沃 我知道你不是不明白——

哈 我也希望你知道，先生；但是，即算你知道了，於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怎樣呢，先生？

沃 你不是不明白內阿蒂斯有些什麼長處——

哈 這一點我不敢說知道，否則我便有比長較短的嫌疑；不過要能知人，便先要自知。

沃 我的意思是說，先生，他長於武藝，據一般人的評論，他對於此道簡直天下無敵。

哈 他使的是什麼武器？

沃 長劍和短刀。

哈 這是他的兩種武器；那麼，怎麼呢？

沃 國王把六匹巴巴里馬和他打賭；他也賭下了六把法國劍和短刀，還附着腰帶和掛帶等；其中三條懸練真巧妙得很，和劍柄非常相稱真是又精巧，又富麗。

哈 你所說的懸練是什麼東西？

何 (向哈旁白) 我就知道你得參考註解纔得明白。

沃 殿下，懸練即是掛帶。

哈 假如我們是腰上掛兩尊大砲時，你用這名詞倒還切合事實一點；現在我看還是叫作

掛帶的好。但是，言歸正傳：六匹巴里馬對六把法國刀，連同附件和三條精巧的掛帶；這就是法國對丹麥的賭品了。爲什麼要有這一番你所謂的「打賭」呢？

沃 殿下，國王所賭下的是，殿下和內阿蒂斯鬪上十二合，他不能勝殿下三次以上；而他賭着；十二合中他要勝九次；若蒙殿下答應的時候，現在便請立刻比賽。

哈 我若不答應，又怎麼樣？

沃 我的意思是說，要是殿下答應去比賽。

哈 先生，我就在這大廳上散步；假如國王陛下高興的話，現在正是我日中間散的時候；把比賽的劍拿來；假如那位紳士願意，國王的意思依舊未變，我便盡力打勝他；若不能勝他，我也只是自己丟臉，挨他幾擊罷了。

沃 我就這樣去回覆罷？

哈 就這樣去說，但要加油添醬也隨你。

沃 謹向殿下致敬。

哈 不敢當，不敢當。——（沃斯利克退場）他也只好自己來表示敬意，誰還肯替他來表示呢。

何 這隻田鳧頭上還頂着蛋殼就飛出來了呢。

哈 這傢伙吸奶，總得先向奶頭行了禮纔吸哩。他這種人，以及這個渣滓時代所推重的一大羣人，只學會了時下的油腔滑調，虛禮繁文，這不過是一種泡沫的集合，卻能使他們雅俗共賞地與世浮沉；可是你祇要向他們一吹，那泡兒就會要破了。

——一 貴族上——

貴族 殿下，剛纔國王陛下派了年青的沃斯科來見你，據他回去報告，說殿下現在大廳等候；現在陛下又派我來問問殿下，是否仍願和內阿蒂斯比賽，還是延期舉行。

哈 我的意思是不變的；只看國王的意思如何。他若說方便，我這裏早準備好了；現在或任什麼時候都成，只要我是豫現在一樣健康。

貴族 國王、國母和衆人都到這裏來了。

哈 來得正好。

貴族 國母陛下希望你在和內阿蒂斯比賽之前，對他好好應酬一下。

哈 敬領她的教訓。

何 這一賭我恐怕你要輸呢，殿下。

哈 我想不致於輸；自從他去法國之後，我是繼續不斷地練習；我靠這一點便宜，便可勝他，但是你不得曉得我今天怎麼會這樣難過；但這不大要緊。

何 怎麼的，殿下——

哈 這毫不要緊，頂多是只夠驚擾婦女的一種疑懼罷了。

何 你若是心裏不願意的時候，我可以先去通知他們不要來，就說你不舒服。

哈 沒有什麼；我不信兆頭；世上死一隻麻雀，也有天命。命中註定是現在，便不能在將來；不在將來，必定在現在；如不在現在，將來總是要來的。凡事只好聽天由命。既然沒有一個人在死後能再知生前的事，那麼趁這時候死了又算什麼？讓他去罷。

——王后，內阿蒂斯，貴族們，沃斯利克，及其他侍從攜劍及手套登場；一檯上放着酒數瓶——

王 來，哈夢雷特，來握這手

（王以內阿蒂斯手放在哈夢雷特手中）

哈 請你原諒，老兄；我對你不起；你是一個紳士，請你原諒。這裏在座的諸位都已知道，想你也已聽說過，我被瘋病害得好苦。剛纔我的舉動，如有鹵莽得罪的地方，都是我的瘋病

所致。是哈雷特得罪了內阿蒂斯嗎？決不會是哈雷特；若是哈雷特失了本性，在不能自主的時候得罪了內阿蒂斯，那麼那不能算是哈雷特幹的事；哈雷特決不承認。然則是誰幹的呢？是他的瘋病幹的；這樣說來，哈雷特也是被得罪的一個人了；這瘋病便是可憐的哈雷特的敵人。老兄，我既在這衆人面前承認不是故意作惡，請你大量包容罷，只當做是我隔牆放箭，誤傷了我的兄弟。

內 我心裏已滿足了，雖然這事本來把我氣得非報仇不可；不過說到我的名譽問題，我卻不能作主，若不憑着幾位年高望重的老前輩對我講出一個和解的理由和前例來，使我的名譽不受損傷，我是不肯和解的。但是到那時候止，我姑且把你的友誼當作友誼來接受，不敢辜負。

哈 我願意接受你的話；我就和這兄弟光明磊落地賭個勝負罷。——給我拿劍來。——來呀。

內 來，給我一把。

哈 我來做你的陪襯，內阿蒂斯；我的劍術非常拙劣，更顯得你的技藝如黑夜中的明星，特別光輝燦爛。

內 殿下，你取笑我。

哈 我敢賭咒，不是取笑。

王 把劍分給他們，小沃斯利克。——哈夢雷特，你知道這次的賭彩嗎？

哈 知道，陛下；可惜陛下在弱的這一邊下了賭。

王 這我放心；你們兩個人的手段我都看過，不過他既然要高強些，所以我們在比例上要占一點便宜。

內 這把太重了，給我換一把。

哈 這把正合我意，——這劍都一樣的長麼？

沃 是的，殿下。

（兩人準備比賽）

王 在那張桌上給我擺上酒杯。——若是哈夢雷特擊中第一擊或第二擊，或在第三合能還一擊，那麼傳令所有的堡壘，都放起大砲來；我要飲酒祝賀哈夢雷特的健康；酒杯裏還要投一顆珍珠，牠比丹麥王四代世襲的王冠上的寶珠還要珍貴。給我幾只酒杯；叫銅鼓告訴喇叭，喇叭告訴外面的大砲，大砲告訴天，天告訴地，說：「現在國王舉杯祝福

哈夢雷特！——來，開始罷；——你們，裁判員，留神着啊。

哈 來呀，老兄。

內 來罷，殿下。

(二人交手)

哈 一擊。

內 沒有。

哈 裁判員說。

沃 一擊，的確贏了一擊。

內 好罷；再來。

王 且住；給我酌酒；

哈夢雷特，這珍珠是你的了；祝你健康

(內喇叭聲，砲聲大作)

這一杯給他。

哈 我先比賽；這且放在旁邊。——來，(二人交手)又一擊；你說怎麼？

內 擦了一下，擦了一下，不錯的。

王 我的兒子一定要贏。

后 他太胖，喘不過氣。——來，哈夢雷特，拿我的手巾去揩揩臉，我代你喝這杯酒，祝你的幸

運。

哈 好母親——

王 葛特魯德，你不要喝！

后 我要喝，陛下；請你恕我，

王 (傍白) 那是毒酒咳，太晚了。

哈 現在我還不能喝，母親；等一會罷。

后 來，讓我替你揩揩臉。

內 陛下，這次我要擊中他了。

王 我不相信。

內 (傍白) 但這太問不過我的良心了。

哈 來，第三合，內阿蒂斯；你不要鬧着玩，你儘管用力地刺來；我恐怕你是尋我開心呢。

內 你這樣說麼？那麼來呀！

(二人交手)

沃 都沒有。

內 這回刺個着！

(內傷哈，隨後混戰中兩劍對換，哈又傷內)

王 把他們拉開！他們太興奮了。

哈 不再來。
(后倒地)

沃 快招護王后，啊。

何 兩方面都流血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殿下？

沃 怎麼一回事，內阿蒂斯？

內 唉，像是一個山鷓走進了自己的圈套裏一樣，沃斯科克；我活該是死在自己的毒手裏。

哈 王后怎麼樣了？

王 她看見你們兩人流血所以嚇昏了。

后 不是，不是，那杯酒，那杯酒，——啊，我親愛的哈夢雷特，——那杯酒，那杯酒，——我中毒

了！

哈 啊，陰謀！——噫，把門關起來，有叛徒，抓他出來！

(內阿蒂斯倒地)

內 就在這裏，哈夢雷特。哈夢雷特，你也就快要死了；沒有藥可以救得你；你的生命保不到半

個鐘頭了。這陰謀的工具就在你的手裏呢，開了口塗上了毒藥；這卑劣的計策，竟害了我自己；你看，我倒在這裏了，莫想再起來；你的母親是中毒了；我不能再說話了——這國王——這國王是個禍首。

哈 這劍頭上也塗了毒藥！——那麼，毒藥，你去發作罷！

（刺國王）

衆 反了，反了。

王 啊，朋友們，你們還要保護我；我不過只受了一點傷。

哈 好，你這亂倫，謀殺，該死的丹麥王，你給我喝下這杯毒藥！你的珍珠就在這裏面罷？我的母親一路去！

（國王死）

內 他是活該的；那是他自己調的毒藥。——高貴的哈夢雷特，我們彼此寬恕罷；我和我父親的死怪不得你，你的死也怪不得我。

（死去）

哈 上帝恕你無罪！我也跟着你去。——我要死了，何勒修——可憐的王后，再會了！——你們這些嚇得臉白發抖的和這慘變無關的旁觀者們，假若我還能苟延幾時——無奈死神這個酷吏，捉拏得我好緊，——啊，我要告訴你們——可是不必說了——何勒修，我死了；你還活着；請把我報仇的原因，宣布給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知道。

何 你決不要這樣想；我雖是丹麥人，可是卻願學古羅人（註三三）這裏還有些剩下的毒酒。

哈 你是個男子漢，把杯子給我；放手；索性讓我喝了罷。——啊，上帝！——何勒修，事情若就這樣的讓他不明不白的下去，我死後要負好重的罪名！假如你真的愛我，請不要就去享那天堂的極樂，你得在這殘酷的世界隱容幾時，把我的故事宣告給人家。——（遠聞進軍之樂，內砲聲連作）這是什麼壯烈的聲音？

沃 小浮廷布拉斯，從波蘭凱旋，連放禮砲向英格蘭使節致敬。

哈 啊，我要死了，何勒修；這激烈的毒藥完全戰勝了我的精力；我等不到聽英格蘭來的消息了。但是我可預言，選舉新王時，人民一定擁戴浮廷布拉斯，我臨死也投他一票；你可把這事告訴他，並且這故事的底細，你得從頭至尾全告訴他。——沒有旁的話好說了。

（死去）

何 現在破碎了一顆英雄的心！——再見了，親愛的王子，願天使們唱着歌送你安息！——
鼓聲爲什麼向這裏來了？

（內作行軍曲）

——浮廷布拉斯，英國使節，並旗鼓，及侍從等登場——

浮 在什麼地方？

何 你們要看什麼？若是要看悲慘的情景，便請不要找了。

浮 這個屍山當然是屠殺的結果。——哦，驕縱的死神！你那魔宮裏要辦什麼筵席，竟這樣的血腥的一擊打死這樣多的貴人？

使節甲 這景象真太淒慘；我從英格蘭帶來的任務，可惜太遲了；我們此來是想報告羅岑克蘭茲和吉爾丹斯坦均已遵命處死的事情，可是聽我們這個報告的耳朵已經失了知覺了。這叫我們到何處去討謝禮呢？

何 他即算活着能謝你，但也不能從他口裏說出謝來；他並沒有下令處死他們。既然恰巧在這慘變發生的時候，你從波蘭戰地歸來，你們從英格蘭奉使來朝，那麼叫人把這些屍體高高地安放在壇上！任人瞻仰；讓我吧這事的始末詳細告訴你們不明真象的人們；你們便可以知道一些淫亂，殘忍的行爲，臨時的起意，和偶然的傷害，陰謀和逼迫而來的死亡，以及陰謀失敗，弄巧反拙而自食其報。這一切事情，我都能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浮 趕快告訴我們罷，並請些高貴的人們都來聽聽。至於我呢，在這哀慟中卻得到了幸運；

因爲我在這個王國裏原有繼承王位的權利，我今天來，正可以要求這個權利。關於這事，我還有話要告訴你，並且這話是從他口裏說出來的，影響一定很大；但是現在人心汹汹讓我先把這件事先收拾好再說，免得又以陰謀誤解而惹出禍來。

浮 叫四名隊長把哈夢雷特像軍人一般擡到壇上去；因爲他若得到機會當權，他必定是一個蓋世的英王；如今他死了，當以軍樂軍禮高聲地爲他發喪——抬起這遺骸——這種情景真好比是一個戰場，然而這裏比戰場還要悽慘了。——走，叫軍士放礮。

(奏哀樂，大衆隨抬屍退場；旋聞礮聲隆隆)

註 解

(註一) 原文爲 (A Piece of him) 直譯應爲「是他的一部分」；有人以爲這「一部分」係指肉體以別於靈魂而言，但我以爲這未免近於曲解；還不如把牠當作一句普通的俏皮話。

(註二) 「波蘭戰斧」原文爲 (studded poll ax) 致有人解作「乘槓的波蘭人」，其實係誤解；此處應解作「帶錘的長柄戰斧」，今特節譯如上；世界語譯本爲 (peza glav) (重載) 日文譯本爲「波蘭之錘」。

(註三) 尼阿璧 (Niobe) 爲希臘神話中 (Tantalus) 的女兒，嘗自誇所生子女比 (Leto) 多，(Apollo) 和 (Artemis) 遂殺盡其子女，(Zeus) 並使 (Niobe) 變爲岩石，每至夏天則流淚不止。

- (註四) (Hercules) 爲希臘神話中完成十二件難事之勇猛的大力士，亦即健美男性之代表者。
- (註五) 原文 (Nemean Lion) 爲希臘神話中赫丘里斯所殺的怪獸之一。
- (註六) 指雞叫時鬼須回地獄受苦。
- (註七) 迷魂河 (Lethe) 爲希臘神話陰府之一河流，其水飲之則忘掉生前之事；其河旁之草，喻爲最渾噩無知之物。
- (註八) 「唏噓，喝，喝」爲鷹師呼鷹飛降之聲。
- (註九) 緘默不言之意。
- (註一〇) 西餐後例進水果，在此喻作餘興之意。
- (註一一) 意謂太陽尙眷戀死狗，媾合生蛆，你的女兒當更易與人通姦，故下面突轉到「你有女兒沒有」一語。
- (註一二) 指 (Globe Theatre) 之商標言；商標作巨人肩負地球狀。
- (註一三) 羅修斯 (Roscius) 爲羅馬著名演員。
- (註一四) 色內卡 (Seneca) 爲羅馬悲劇作家。
- (註一五) 普勞特 (Plautus) 爲羅馬喜劇作家。
- (註一六) 見舊約士師記，耶弗他乃以色列十二士師之一，出征亞捫人時對神許願：如得勝歸來，即以由家門先出迎接者獻作燔祭，先迎者乃其獨生女，遂以女獻。
- (註一七) (Caviare) 爲俄人喜食之醃鱧魚卵，未吃慣的人，多不歡喜。
- (註一八) 派拉斯 (Pyrrhus) 爲 (Achilles) 之子，爲匿於木馬腹中英雄之一。
- (註一九) 希卡尼亞 (Hyrkania) 古波斯領土，產虎。

(註二〇) 俗語：妻不貞則夫額上長角，故云。

(註二一) 暗指國王。

(註二二) 特馬鋼 (Ternstange) 爲阿拉伯人所崇拜的偶像之一，道德劇中多有這類角色，性兇惡。赫魯德 (Herod) 亦奇蹟劇中常見之一角色，喜喧鬧。

(註二三) 俗傳蜥蜴以空氣爲食料。

(註二四) 俗語：「青草長成馬餓死」，緩不濟急之意。

(註二五) 尼羅 (Nero) 置其母 (Agrippina) 於死地。

(註二六) 薔薇爲貞潔之象徵，娼妓照例須在額上烙火印。

(註二七) 指陰魂。

(註二八) 瓦冷特聖節 (St. Valentine's day) 二月十四日，據英國古俗，男子在這一天最初遇到之女子卽爲情人。

(註二九) 原文 (Arms) 爲雙關語：(一) 紳士佩帶之勳章，(二) 掘地用之鐵鏟等工具。

(註三〇) 大概爲當時倫敦之一酒館。

(註三一) 原文 (Ho) 爲雙關語，有「臥」及「謊」之二義。

(註三二) 拍梁山與沃沃林帕斯山均爲希臘之高山。

(註三三) 羅馬人寧自殺不願苟存。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蛻變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動詞之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短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認舉例 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暗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一册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英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價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票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厚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最新出版)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引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黛絲姑娘	實售五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五角
茶花女	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六角
盧騷懺悔錄	實售三角
茵夢湖	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一角五分
初戀	實售一角五分
泰綺思	實售三角
依隱記	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三角五分
天方夜譚	實售三角五分
復活	實售三角五分
鄂肯自傳	實售三角五分
格列佛遊記	實售三角五分

黑女專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一角五分
伊索寓言	實售二角五分
水嬰孩	實售一角五分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一角五分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一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二角五分
木偶遊非記	實售三角五分
金銀島	實售二角五分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二角五分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一角五分
莎氏樂府	實售二角五分
亞德王故事	實售一角五分
放浪記	實售二角
古史鉤奇錄	實售二角
克爾舫	實售三角
小公子	實售三角
頑童自傳	實售二角五分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角五分
撒索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禱	實售二角五分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雙城記	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	實售五角
紅笑	實售二角五分
潘彼得	實售三角
黑奴魂	實售三角
田園交響樂	實售二角
莎翁傑作集	
哈夢雷特	實售二角五分
馬克白	實售二角五分
暴風雨	實售二角五分
該撒大將	實售二角五分
鏡作	實售二角五分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英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法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印度故事集	實售二角
西藏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五分

上海 四馬路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將健壇文 界世羅包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 英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 美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 法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 德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 新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 舊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 日本小說集..... 實價二角
- 中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 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 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 弱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 新俄詩選..... 實價二角

刊叢學文新國中

- 茅盾等著小說(一)..... 實價二角
-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 實價二角
- 魯迅等著小說(三)..... 實價二角
- 丁玲等著小說(四)..... 實價二角
-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 實價二角
-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 實價二角
- 田漢等著戲劇..... 實價二角
- 徐志摩等著詩..... 實價二角
- 胡適等著書信..... 實價二角
- 韜奮等著日記與遊記..... 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物版出他其

集著名劇戲界世

- 日華兩用辭典..... 精裝二元
- 日華兩用辭典..... 洋裝九角
- 漢英兩用辭典..... 實售五角
- 學生英漢字典..... 實售二角
- 蔣介石傳..... 實售二角
- 游泳術..... 實售二角
- 跑冰術..... 實售二角
- 跳舞術..... 實售二角
- 口琴吹奏法..... 實售二角
- 英文習字帖一二三四每冊一角

-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一元五角
- 深淵..... 實售二角
- 沙美樂..... 實售角分
- 愛與死之角逐..... 實售二角
- 娜拉..... 實售二角
- 沉鐘..... 實售二角
- 人與超人..... 實售四角
- 爭鬪..... 實售二角
- 父親..... 實售二角
- 巡按..... 實售二角
- 月明之夜..... 實售二角
- 雷雨..... 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售發倍加實價照

實冊出 及料局 鑄紙他 現較 帶現 各種 種極 各極 局各 本局 用書 照版



特 雷

Hemiet

十七年八月初版

十七年八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館出版
及實用
成定
仍屬
宜
此
華
中
學
與
精
原
價

實	價	八	角
特	價		
原	著	者	Shakespeare
譯	述	者	周 莊 萍
發	行	者	朱 炎 啓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二 八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4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9927B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blue ink, arrange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明啓' (Mingq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name of the publisher or a specific edition.

書價	二角五分
平	分半
掛號	另加八分